傳心法要淺解

蘇俊源 編著

多識界

序言

傳道天下佛法無邊　心門開啟佛性可見
法本無法重在實踐　要領全在自性顯現

觀今天下，慾望洪流沖刷道堤，已有破堤之危，一旦道堤沖毀，淹沒本性良田，正是人間浩劫來臨之日。如此的情境，並非大家所願意見到。為了避免巨禍臨頭，致使人心擾亂不安，於是求神問卜，祈禱上天諸仙佛，希望能夠化解這一場空前的災難。宗教的崛起，宗門教派如雨後春筍，到處可見，廟宇寺院的建設，富麗堂皇，顯然是宗教博覽會呈現於世，正是應合這個時代。

世人的不安，從宗教的多元化可見其端倪，希望藉著宗教的力量，以祈神求福來安慰心靈，這本來是無可厚非的事。然而這種方式，是否能達到消災安心的目的，那就有待商榷。六祖惠能大師在《法寶壇經》的《無相頌》中說：

「迷人修福不修道，只言修福便是道；布施供養福無邊，心中三惡元來造。擬將修福欲滅罪，後世得福罪還在；但向心中除罪緣，各自性中真懺悔。忽悟大乘真懺悔，除邪行正即無罪；學道常於自性觀，即與諸佛同一類。」從這段頌文中領會，才知道這是真正消災致福，成就聖佛的正途。

佛經載：「萬法由心生，萬法由心滅。」濟公禪師說：「修道修心。」一語道破修行的重點，你的心即是佛，不是針對心性淨化的修行，恐怕將離佛道愈來愈遠，離六道輪迴愈來愈近，尤其離三惡道會更近。次第修行，在三乘法中說明，但究竟還是在於找到本性佛心。心安理得是修道重要的方法，唐朝河東大士裴休為黃蘗山斷際禪師所集的《傳心法要》，正是安心修佛，力行可成正道的指南，此中述及諸多世人對於修道修佛的誤解，並提出正確的修法，足為修士參悟，成為修行路上的座右銘。

此書將禪宗頓悟法門，作一深入淺出的說明，然而學禪重要自覺自悟，文字的表達如何圓滿完整，皆不能說出真相於分毫，都要靠自己去體會，依信解

行證去下工夫，自有一番成就。後學才疏學淺，斗膽將斷際大師的心得，作個文字淺解，以上本文下淺解的對照方式整理，以方便讀友閱讀。不周之處有所難免，誠請諸方大德高士指導為要。在此感謝韋憲前賢的校對，感謝十方大德的贊助，讓此書能順利出版。感恩！

後學 蘇俊源 敬序

西元二〇一五（104）年元月十日于新北市中和勤學齋

目錄

自序 …… 2
唐河東裴休集並序淺解 …… 6
黃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淺解（卷上） …… 13
黃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淺解（卷下） …… 98

唐河東裴休集並序淺解

有大禪師，法諱希運，住洪州高安縣黃蘗山鷲峰下，乃曹溪六祖之嫡孫，西堂百丈之法姪。

【註】一、斷際禪師：（西元七七六年至八五六年）唐代僧，姓氏不詳，福州閩縣人，幼年出家於洪州黃蘗山，聰慧利達，學通內外，人稱黃蘗希運。相貌殊異，額肉隆起如珠，號為肉珠。據宋高僧傳卷二十載，師嘗遊天臺山，偶逢一僧，目光燦然射人，師與之比肩而行。路逢巨溪，溪本泛泛湧溢，其僧催師渡水，師乃強激發之曰：「師要渡！自渡。」僧乃褰衣而行，如履平地。至他岸，回顧招手曰：「渡

有一位大禪師，法名諱稱希運，住在洪州高安縣（今江西高安縣）黃蘗山的鷲峰下，他是曹溪六祖的嫡孫，西堂百丈禪師的法姪。

來。」師拍手呵斥曰：「咄！自了漢，早知必斬汝脛。」僧歎曰：「真大乘法器，我所不及。」少頃不見。後遊京師，遇一姥指示，遂還洪州謁百丈懷海，並大開心眼，得百丈所傳心印，一時聲譽彌高，人稱大乘之器。後於黃蘗山鼓吹直指單傳之心要，四方學子雲集而來，時河東節度使裴休鎮宛陵，建寺，迎請說法，以師酷愛舊山，故凡所住山，皆以黃蘗稱之。世壽八十一歲，謚號「斷際禪師」，門下有臨濟義玄、睦州道縱等十數人。裴休輯師之語錄成一卷，並題名《黃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廣行於世。

二、裴休：（西元七九七年至八七〇年），唐代孟州濟源（河南濟源）人，一作河東聞喜（山西聞喜）人，於唐穆宗長慶年間（西元八二一年至八二四年）舉進

士。唐宣宗大中年間（西元八四七年至八五九年），以兵部侍郎進同中樞門下平章事，後任宣武節度使，遷昭義、河東、鳳翔、荊南等節度。其為人蘊藉，風度閒雅，操守嚴正。宣宗常稱其為「真儒者」。能文章，楷書遒媚有法。宿信佛教，隨圭峰宗密學華嚴；宗密著經疏，每請裴休為之撰序。並迎黃蘗希運於宛陵，共商禪道，筆記其言，成《宛陵集》，大行於世。武宣之際，佛教新遭大難，裴休以重臣，出而翼護，故不數年間，佛教得復舊觀。中年以後，斷肉食，焚香誦經，世稱「河東大士」。著有《勸發菩提文》一卷，集希運之語要，而成《傳心法要》一卷。

獨佩最上乘，離文字之印，唯傳一心，更無別法。心體亦空，萬緣俱寂，如大日輪昇虛空中，光明照耀，淨無纖埃。

證之者，無新舊，無淺深；說之者，不立義解，不立宗主，不開戶牖，直下便是，運念即乖，然後為本佛。

獨自佩帶著最上乘，別離文字的印證，唯獨傳授一心法門，更沒有別的法門。連心性本體也都要淨空，所有的因緣都歸於寂靜，有如大太陽高掛虛空中，發出光明照耀一切，清淨得連一點塵埃都沒有。

能證悟的人，沒有新舊、淺深的分別；能解說的人，不必以義理來解釋，不必樹立宗主來引人，不必刻意開啟門戶，直截了當就是了，只要運用意念，就乖違了本意，如此

故其言簡、其理直、其道峻、其行孤，四方學徒望山而趨，覩相而悟，往來海眾常千餘人。

予會昌二年，廉於鍾陵，自山迎至州，憩龍興寺，旦夕問道。

才真正知道本性佛。

所以其言詞簡要，其理論直接，其道義高峻，其行為孤寂。從各地來的學徒，仰望黃蘗山斷際禪師而前來，見其法相而覺悟，來往的海內外大眾，有一千多人。

我（裴休）於唐武宗會昌二年（西元八四二年），在鍾陵（今江蘇南京市紫金山）任官，自黃蘗山迎來本州，住於龍興寺，以便向大師早晚請問佛道。

大中二年廉于宛陵，復去禮迎至所部，安居開元寺，旦夕受法，退而紀之，十得一二，佩為心印，不敢發揚。

唐宣宗大中二年（西元八四八年），在宛陵（今安徽宣城）任官，又迎請大師來到任所轄內，安居在開元寺，以為早晚聽受佛法，退休後將其紀錄整理，十中記得其一、二，甚為感佩這心印佛法，不敢隨便發揚。

今恐入神精義，不聞於未來，遂出之，授門下僧太舟法建，歸舊山之廣唐寺。問長老法眾：與往日常所親聞，同異何如也？

如今唯恐這些深入而神妙的佛法精義，無法傳聞到將來，於是將此記錄出示，授與門下僧太舟法建，請回舊山的廣唐寺。請教當時的長

【註】一、長老：指年齡長而法臘高，智德俱優的大比丘，又稱上座、上首、首座。

二、法眾：歸順於佛法之眾，為出家五眾之總稱。

時唐大中十一年十月初八日序。

老法眾說：「與過去諸位長老，親自所常聽聞的內容，有什麼異同呢？」

當時為唐宣宗十一年（西元八五九年）十月初八日作序。

黃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淺解（卷上）

師謂休曰：諸佛與一切眾生，唯是一心，更無別法。此心無始已來，不曾生不曾滅，不青不黃，無形無相，不屬有無，不計新舊，非長非短，非大非小，超過一切限量、名言、蹤跡、對待，當體便是，動念即乖。

斷際禪師對裴休說：諸佛與一切的眾生，都是這一個心所生成，就再沒有其他的方法了。這個心從無始以來，不曾生過，也不曾滅過，不全是青，也不全是黃，沒有形相，不屬於有無的分別，也不計較新舊，沒有長短及大小的問題，超過世間一切的限量、名言、蹤跡、對待，當下的本體就是了，起心動念就錯了。

猶如虛空，無有邊際，不可測度。唯此一心即是佛，佛與眾生更無別異。但是眾生著相外求，求之轉失；使佛覓佛，將心捉心，窮劫盡形，終不能得。不知息念忘慮，佛自現前。

如同虛空一樣，沒有邊際，不可以數量測度。唯有這一顆心就是佛，佛與眾生的心，更是沒有差別。只是眾生執著外相向外追求，外求反而失去了。驅使佛去尋找佛，以這個心去捉拿這個心，雖經無窮劫歷盡一切形相，終究得不到。不知道只要息此心念忘卻思慮，佛自然顯現在眼前。

此心即是佛，佛即是眾生。為眾生時，此心不減；為諸佛時，此心不

這心就是佛，佛就是眾生。當眾生的時候，這個心不減少；成為諸佛

添。乃至六度萬行、河沙功德，本自具足，不假修添，遇緣即施，緣息即寂。

【註】一、六度萬行：六度即佈施度慳貪、持戒度惡業、忍辱度瞋恚、精進度懈怠、禪定度散亂、智慧度愚癡。萬行指為達到菩提，而於身、口、意所作之善行為。

若不決定信此是佛，而欲著相修行，以求功用，皆是妄想，與道相乖。此心即是佛，更無別佛，亦無別心。

的時候，這個心也不增添。以至於修六度萬行，累積恒沙功德，這個心本來一切具足，不必假藉外相來修減或增添，遇到緣起就施展其功能，緣息就歸於寂靜。

如果不能決定，這個心就是佛，而且想要執著形相去修行，以求得佛性的功能，都是妄想，與正道背離。這顆心就是佛，更是沒有別佛，也沒有別心了。

此心明淨，猶如虛空，無一點相貌；舉心動念，即乖法體，即為著相。無始已來，無著相佛。修六度萬行，欲求成佛，即是次第。無始已來，無次第佛。但悟一心，更無少法可得，此即真佛。

【註】一、次第：即一切有為法，非同時俱轉，而有前後順序者，稱為次第。

佛與眾生，一心無異，猶如虛空，無雜無壞，如大日輪照四天下，日升之

這個心明晰清淨，有如虛空一樣，沒有一點點的相貌；一切的起心動念，即是背離了法身本體，就是著相。從無始以來，沒有著相可以成佛的。即使修六度萬行法，想要追求成就佛道，就是落入次第法。從無始以來，沒有修次第法可以成佛的，只要開悟此心，其他更無些許的法可得，這就是真佛。

佛與眾生，在這一個心上沒有差別，有如虛空一樣，沒有雜染沒

時明徧天下，虛空不曾明；日沒之時暗徧天下，虛空不曾暗。明暗之境，自相陵奪，虛空之性，廓然不變。佛及眾生，心亦如此。

有敗壞，有如太陽照射著四方的天下，當太陽昇起時，光明遍滿天下，虛空不曾有光明；當太陽沉沒時，黑暗遍滿天下，虛空也不曾黑暗。光明與黑暗的情境，是互相陵替侵奪而起的現象，但虛空的本性，仍是廓然寂靜不變。佛與眾生的心性，也是這樣的。

若觀佛作清淨、光明、解脫之相，觀眾生作垢濁、暗昧、生死之相，作此解者，歷河沙劫，終不得菩提，為著相故。唯此一心，更無微塵許法可

如果把佛看成清淨、光明、解脫的相貌，把眾生看成垢濁、暗昧、生死的相貌。做這樣解釋的人，雖然歷經恒河沙劫，終究不能獲得菩

得，即心是佛。

如今學道人，不悟此心體，便於心上生心，向外求佛，著相修行，皆是惡法，非菩提道。

「供養十方諸佛，不如供養一箇無心道人」何故？無心者，無一切心也。如如之體，內如木石，不動不搖，外

提，是由於著相的緣故。只有這一個心，更沒有其他微塵些許的方法可得，這心就是佛。

如今學習佛道的人，不證悟這個心性的本體，於是就在這個心上又生他心，以此向外境追求佛法，這種著相的修行法，都是惡法，不是菩提道法。

有人說：「供養十方諸佛，不如供養一個無心道人。」這是什麼原因呢？所謂的「無心」，就是不

如虛空，不塞不礙，無能所、無方所、無相貌、無得失。

【註】一、能所：某一動作的主體，稱為能；其動作之客體（對象），稱為所。如能見物之眼稱為能見，為眼所見之物，稱為所見。

二、方所：方角與處所，即佔有空間一部分的場所。

執著於一切的心，就是如如不動的本體，在內有如木塊石頭，不會動搖，在外有如虛空一樣，不阻塞不障礙。此心沒有能所，也沒有方所；沒有相貌，也沒有得失。

趨者不敢入此法，恐落空無棲泊處，故望崖而退，例皆廣求知見，所以，求知見者如毛，悟道者如角。

【註】一、知見：依自己之思慮分別而立的見解。

有意要修道的人，不敢入用這個方法，恐怕會落空，找不到棲身放心的地方，因此有如看到斷崖而退縮，往例都是向外廣求知見。

所以向外廣求知見的人，如牛毛一

文殊當理，普賢當行。理者，真空無礙之理；行者，離相無盡之行。觀音當大慈，勢至當大智，維摩者淨名也。淨者，性也；名者，相也。性相不異，故號淨名。

樣多，但真能悟道的人，有如牛角一樣少。

文殊菩薩以理成就，普賢菩薩以行成就。所謂的理，是指真正淨空沒有障礙的理；所謂的行，是指離開形相無止盡的行。觀音菩薩以大慈成就，大勢至菩薩以大智成就，維摩是清淨名相的意思。所謂淨，是指本性；所謂名，是指名相。本性與名相的實相沒有不同，所以稱為淨名。

諸大菩薩所表者，人皆有之，不離一心，悟之即是。今學道人，不向自心中悟，乃於心外著相取境，皆與道背！

諸位大菩薩所表現的，世人都具有，不曾離開這一顆心，只要能覺悟就是了。如今學道的人，不曾向心中證悟，就向心外去執著形相，取得外境，這都與大道相違背。

恆河沙者，佛說是沙：諸佛菩薩、釋梵諸天，步履而過，沙亦不喜；牛羊蟲蟻，踐踏而過，沙亦不怒；珍寶馨香，沙亦不貪；糞尿臭穢，沙亦不惡。

所謂的恆河沙，佛陀說這沙地：當諸佛菩薩、釋梵諸天，從上面走過，沙也不曾高興；牛羊蟲蟻，從上踐踏過去，沙也不生氣；對於珍寶馨香，沙也不起貪念之心；對於尿屎臭穢，沙也不起厭惡之心。

【註】一、釋梵：指帝釋與梵王，乃經論中常見

的守護神。

二、諸天：依諸經言，欲界有六天，無色界之四處有四天，其他尚有日天、月天、韋馱天等諸天神，總稱為諸天。

此心即無心之心，離一切相，眾生、諸佛更無差別；但能無心，便是究竟。學道人若不直下無心，累劫修行，終不成道。被三乘功行拘繫，不得解脫。

這心是指沒有心相的真心，離開一切形相，眾生與諸佛，所具有的心更是沒有差別。只要能不執著於心相，就是究竟。學道的人，如果不能在直心之下，不執著於心相，雖經累劫的長時修行，終究不能成就佛道。被三乘法的功行所拘繫，就不得解脫了。

然證此心有遲疾：有聞法，一念便得無心者；有至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乃得無心者；有至十地，乃得無心者。

【註】一、十信：菩薩修行的過程，分為五十二階位，最初十位應修之十種心，即信心、念心、精進心、定心、慧心、戒心、迴向心、護法心、捨心、願心。

二、十住：乃五十二階位中，第十一至第二十階位，即初發心住、治地住、修行住、生貴住、方便具足住、正心住、不退住、童真住、法王子住、灌頂住。

三、十行：乃五十二階位中，第二十一至第三十階位，即歡喜行、饒益行、無瞋恨

然而要證悟這心有快慢：有些人聽聞佛法，一念之間就可悟入無心的；有些人要修到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才能得證無心的；有些人要修至十地，才得以證入無心的。

行、無盡行、離癡亂行、善現行、無著行、尊重行、善法行、真實行。

四、十迴向：乃五十二階位中，第三十一至第四十階位，即救護一切眾生離眾生相迴向、不壞迴向、等一切佛迴向、至一切處迴向、無盡功德藏迴向、隨順平等善根迴向、隨順等觀一切眾生迴向、真如相迴向、無縛無著解脫迴向、等法界無量迴向。

五、十地：乃五十二階位中，第四十一至第五十階位，即四無量心、十善心、明光心、焰慧心、大勝心、現前心、無生心、不思議心、慧光心、受位心。

長短得無心乃住，更無可修可證，實無所得，真實不虛。一念而得，與十

無論證悟的時間長短，能證得無心的境界就是了，此處更無須修持或

地而得者，功用恰齊，更無深淺，祇是歷劫枉受辛勤耳。

證悟，實相是無所獲得的，是真實的不虛假的。一念證悟，與修至十地得到證悟，功用是一樣的，更是沒有深淺的分別，只是漸修所經歷的長劫，枉受辛苦勤勞而已。

造惡造善，皆是著相。著相造惡，枉受輪迴；著相造善，枉受勞苦。總不如言下，便自認取本法。此法即心，心外無法；此心即法，法外無心。

造惡業與造善業，都一樣是著相。著相造惡業，枉受輪迴苦報；著相造善業，枉受勞苦的報應。總是不如當下，即便自己就能認取這個根本法。這個法就是心，這個心之外無法；這個心就是法，法外就沒有心了。

心自無心，亦無無心者；將心無心，心卻成有。默契而已，絕諸思議，故曰：「言語道斷，心行處滅。」

此心本自無心相，也不執於無心相；將此心刻意說成無心，此無心也成有相。這一切都在默契之中而已，要斷絕一切的思維議論，所以說：「形於言語，真道即斷，心念所行處，真道即滅。」

此心是本源清淨佛，人皆有之，蠢動含靈與諸佛菩薩，一體不異。祇為妄想分別，造種種業果。本佛上實無一物，虛通寂靜，明妙安樂而已。深自悟入，直下便是，圓滿具足，更無所

這個心就是本源的清淨佛，人人都具有，所有蠢動含靈的一切眾生，與諸佛菩薩，都是同一本體，沒有不同。只因為有了妄想分別之後，才造成種種不同的業果。本來的佛

欠。

縱使三祇精進修行，歷諸地位，及一念證時，祇證元來自佛，向上更不添得一物，卻觀歷劫功用，總是夢中妄為。故如來云：「我於阿耨菩提，實無所得。若有所得，然燈佛則不與我授記。」

【註】一、三祇：即三阿僧祇劫，為菩薩修行成

性，實在沒有一些許雜物，是虛無通達寂寥靜默，光明玄妙安樂而已。深深地自我悟入，直截之下就是了，內中一切圓滿具足，更是無所缺欠。

縱使是經過三阿僧祇劫，非常精進修行，歷經諸修行的階位，以及一念即可證悟，都只是在證悟，本來的自性佛，再向上也不再添加一物，卻是在回觀歷劫所修過程的功用，總是感到如同在夢中的妄為。所以如來佛說：「我在無上正等正

滿，至於佛果所需經歷的時間。

二、阿耨菩提：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無上正等正覺，乃是佛陀所覺悟的智慧。

三、授記：指未來世證果，及成佛名號的預言。

又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菩提。」即此本源清淨心，與眾生諸佛，世界山河，有相無相，徧十方界，一切平等，無彼我相。

覺的佛性上，實在無所獲得，如果有所獲得，燃燈佛就不給我授記了。」

又說：「這佛法平等，沒有分高下，所以名叫菩提。」就是指這個本源的清淨佛心，與眾生和諸佛，以及世界上的山河，凡是有形相無形相，遍佈十方法界的眾生，一切都是平等，沒有你我形相的分別。

此本源清淨心，常自圓滿徧照，世人不悟，祇認見聞覺知為心，為見聞覺知所覆，所以不覩精明本體。但直下無心，本體自現，如大日輪昇於虛空，徧照十方，更無障礙。

【註】一、見聞覺知：乃心識接觸外境之總稱。

這個本源的清淨心，經常自然地圓滿遍照各處，世間人不知覺悟，只以為這見聞覺知的意識心，就是佛心，於是被見聞覺知的意識心所覆蓋，所以看不到這個精純光明的本體。只要當下不執此心，本體自然顯現，有如太陽昇在虛空中，遍照十方，更是沒有任何障礙。

故學道人，唯認見聞覺知，施為動作，空卻見聞覺知，即心路絕無入處，但於見聞覺知處認本心。然本心

所以學道的人，唯有認明見聞覺知，以及施為動作。如果將見聞覺知掃空了，就將認明心性的路斷

不屬見聞覺知，亦不離見聞覺知。

但莫於見聞覺知上起見解，亦莫於見聞覺知上動念，亦莫離見聞覺知覓心，亦莫捨見聞覺知取法。不即不離，不住不著，縱橫自在，無非道場。

絕了，無法進入，只要藉著見聞覺知，去認明自己的本心。但本心並不屬於見聞覺知，也不離開見聞覺知。

只要是不在見聞覺知上另起見解，也不要在見聞覺知上起心動念，也不能離開以見聞覺知來尋覓此心，也不能捨棄見聞覺知去取法。所以不即也不離，不住也不著，才能縱橫無礙自由自在，這些無非是認明本性的道場。

世人聞道：「諸佛皆傳心法。」將謂：「心上別有一法，可證可取。」遂將心覓法。不知心即是法，法即是心，不可將心更求於心，歷千萬劫終無得日。

世間的人聽說：「諸佛都傳道，都有心法。」於是就以為：「在心性上還另有一種佛法，可以印證，可以獲取。」於是就將此心去尋找佛法，不知道這心性就是佛法，這法就是心，不可將這個心又去求心，如此縱使歷經千萬劫，終究沒有得到的一天。

不如當下無心，便是本法。如力士迷額內珠，向外求覓，周行十方，終不能得，智者指之，當時自見本珠如

不如體悟當下這個無形色的心，就是本法。有如大力士迷失了，還置於額內的寶珠，卻向外去尋找，雖

故。

【註】一、當下：馬上、立即。也指現時心中的感受。

然找遍周圍各地，最後還是找不到。有智慧的人指明，使他頓時知道，本性的寶珠依然存在。

故學道人，迷自本心，不認為佛，遂向外求覓，起功用行，依次第證，歷劫勤求，永不成道。

因此學道的人，迷失自己的本心，不認為是真佛，於是向外追求尋找，發心用功去行道，依循證道的次序，歷經多劫勤勞尋求，永遠難以成道。

不如當下無心，決定知一切法，本無所有，亦無所得，無依無住，無能無所。不動妄念，便證菩提。及證道

不如當下會悟無執著的本心，決定知道這一切的法，本來就沒有，也就沒有得，不用依循也不用住著，

時，祇證本心佛，歷劫功用，並是虛修，如力士得珠時，祇得本額珠，不關向外求覓之力。

故佛言：「我於阿耨菩提，實無所得。」恐人不信，故引五眼所見、五語所言，真實不虛，是第一義諦。

【註】一、五眼：指五種眼力，即肉眼、天眼、

沒有能見之心，也沒有所見之法。不要啟動妄念，就能證得菩提。等到已證道時，才知道只是證明本心是佛而已，歷劫以來所用的功夫，都是虛構的修持。有如大力士找到寶珠時，也是得到本來額中的寶珠，根本與向外尋求，所付出的功力無關。

所以佛陀說：「我在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法上，實在無所獲得。」還恐怕世人不相信，所以還引用五眼所看的，五語所說的，來證明是真實

慧眼、法眼、佛眼。

二、第一義諦：最殊勝的第一真理即深妙無上的真理。

學道人莫疑，四大為身，四大無我，我亦無主，故知此身，無我亦無主；五陰為心，五陰無我亦無主，故知此心，無我亦無主；六根、六塵、六識和合生滅，亦復如是。

不虛，乃是佛法的第一義諦。

學道的人不要懷疑，地水火風這四大所組成的色身，這四大中沒有真我，這色身的我，沒有主人翁，所以知道這個色身，沒有真我，也沒有主人翁。是以色受想行識等五陰聚集為心，這五陰的心沒有真我，也沒有主人翁。因此知道這五陰之心，沒有真我也沒有主人翁，而且由眼、耳、鼻、舌、身、意等六

十八界既空，一切皆空，唯有本心蕩然清淨。有識食、有智食。四大之身，飢瘡為患，隨順給養，不生貪者，謂之智食；恣情取味，妄生分別，唯求適口，不生厭離，謂之識食。

根，色、聲、香、味、觸、法等六塵，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等六識，都是因緣和合而起生滅的作用，也都是如此。

由六根、六塵、六識所組成的十八界，既然是空虛的，一切都歸於空無，唯有本心是蕩然清淨的。食可分為識食和智食。這四大所組合的色身，有飢餓長瘡的憂患，能夠隨順供給養護，卻不生貪著，稱為智食。縱情以取得滋味，心中妄念生起分別，唯有追求適合口慾，不生

聲聞者，因聲得悟，故謂之聲聞，但不了自心，於聲教上起解，或因神通，或因瑞相，言語運動，聞有菩提涅槃，三僧祇劫，修成佛道，皆屬聲聞道，謂之聲聞佛。唯直下頓了：「自心本來是佛，無一法可得，無一行可修。」此是無上道、此是真如佛。

【註】一、神通：依修禪定而得的無礙自在、超人間的、不可思議的作用，包括神足、天眼、天耳、他心、宿命、漏盡等六神通。

二、涅槃：指燃燒煩惱之火滅盡，完成悟

厭離心，稱為識食。

所謂的聲聞，是因聽聞聲教得以悟道，所以稱為聲聞，只是不了悟自己的本心，又在聲教上生起見解，或是由於神通，或者因看到瑞相，由於言語動作，聞知有菩提涅槃的境界，於是用了三阿僧祇劫的長時，修成了佛道，這都是屬於聲聞道，稱他為聲聞佛。唯有當下頓知了悟：「自己本心原來是佛，沒有一法可以得，沒有一法可以修。」這就是無上道，這就是真如佛：

智的境地。此乃超越生死之悟界，是佛教終極之實踐目的。

三、無上道：最上無比大道之佛道。如來所得之道，無有出其上者，稱無上道。

四、真如佛：如來佛以真如為自性，故稱真如佛。真如為一切現象之實性，超越所有的差別相；如來佛即以之為自性，滅除一切煩惱障，具足一切善法，如如不動。

學道人祇怕一念有，即與道隔矣。念念無相，念念無為，即是佛。學道人若欲得成佛，一切佛法總不用學，唯學「無求無著」。無求，即心不生；無著，即心不滅；不生不滅，即是佛。

學道的人只怕擁有一個念頭，就與真道隔絕了。每個念頭不著相，每個念頭都無為，就是佛。學道的人，如果想要成就佛道，一切的佛法全部不用去學，只要學得「不外求不住著」就可以了。所謂無求，

就是心念不生；所謂無著，就是心念不滅；心念不生不滅的，就是佛。

八萬四千法門，對八萬四千煩惱，祇是教化接引門，本無一切法，離即是法，知離者是佛，但離一切煩惱，是無法可得。

這八萬四千種法門，是針對八萬四千種煩惱設立的，只是教化接引的法門而已。本來就沒有一切法，除離就是法，知道從諸法出離的，就是佛。只要能離開一切煩惱，就無法可得了。

學道人若欲得知要訣，但莫於心上著一物。言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此是

學道的人想要知道要訣，只要不在心上執著一物就是了。說到佛的真

喻。法身即虛空，虛空即法身。常人謂：「法身徧虛空處，虛空中含容法身。」不知法身即虛空，虛空即法身也。

法身，就好像是虛空一樣，這是比喻。法身就如同虛空，虛空就如同法身。一般人說：「法身遍滿了虛空界，虛空界中含容了法身。」卻不知道法身就是虛空，虛空就是法身。

若定言有虛空，虛空不是法身；若定言有法身，法身不是虛空。但莫作虛空解，虛空即法身；莫作法身解，法身即虛空。虛空與法身無異相，佛與眾生無異相，生死與涅槃無異相，煩惱與涅槃無異相，離一切相即是佛。

如果以定言所形容的虛空來說，此虛空就不是法身；如果以定言形容的法身來說，此法身就不是虛空。只要不刻意去解釋虛空，這虛空就是法身；不要刻意去解釋法身，這法身就是虛空。虛空與法身沒有不

凡夫取境，道人取心，心境雙忘，乃是真法。忘境猶易，忘心至難。人不敢忘心，恐落空無撈摸處，不知空本無空，唯一真法界耳。

同相，佛與眾生同一相，生死與涅槃沒有不同相，煩惱與涅槃沒有不同相，能離開一切形相，就是佛。

凡夫執取於外境，修道人執取於心相，能將心相外境雙雙忘卻，就是真法。要忘外境還容易，要忘心相非常困難。世人不敢忘卻此心，是恐怕會落空，沒有撈摸的著力點，卻不知道這放空的空境，本來就不是空，那是唯一的真理法界。

此靈覺性，無始已來，與虛空同壽，未曾生未曾滅，未曾有未曾無，未曾穢未曾淨，未曾喧未曾寂，未曾少未曾老，無方所無內外，無數量無形相，無色象無音聲，不可覓不可求，不可以智慧識，不可以言語取，不可以境物會，不可以功用到。

這靈覺的本性，從無始劫以來，與虛空同樣長壽，未曾生也未曾滅，未曾是有也未曾是無，未曾是汙穢也未曾清淨，未曾喧囂也未曾寂靜，未曾是少也未曾是老，沒有處所也沒有內外，沒有數量也沒有形相，沒有色象也沒有聲音，不能以尋覓求得，不可以智慧識得，不可以語言取得，不可以外境事物會入，不可以功用得到。

諸佛菩薩與一切蠢動含靈，同此大涅槃性。性即是心，心即是佛，佛即是法。一念離真，皆為妄想。不可以心更求於心，不可以佛更求於佛，不可以法更求於法。

故學道人，直下無心，默契而已。擬心即差，以心傳心，此為正見。慎勿向外逐境，認境為心，是認賊為子。為有貪瞋癡，即立戒定慧。本無煩

諸佛菩薩與蠢動含靈的一切眾生，同樣具有這大涅槃性。這涅槃性就是心，這心就是佛，佛就是法。只要一個念頭離開真實，都成為妄想。不可以此心又去求心，不可以此佛又去求佛，不可以此法又去求法。

所以學道的人，直截契入當下，不要枉費心思，只是默契而已。擬議用心就有差了，以真心傳真心，這就是正見。須謹慎不要去追逐外

惱，焉有菩提？

故祖師云：佛說一切法，為除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本源清淨，佛上更不著一物。譬如虛空，雖以無量珍寶莊嚴，終不能住。佛性同虛空，雖以無量功德智慧莊嚴，終不能住。但迷本性，轉不見耳。

境，認為外境是真心，就是認賊作子。因為有貪瞋癡，所以才要立戒定慧法。本來自心就沒有煩惱，何須還要有菩提的名相呢？

所以祖師說：佛要說一切法，是為了去除眾生的一切心，我已沒有一切心，何必再用一切法呢？本心的源頭是清淨的，在佛心上就不必再添加一物了。譬如虛空一樣，雖然以無量的珍寶來莊嚴，終究也不能長住。佛性如同虛空，雖然以無量的功德智慧來莊嚴，終究也不能住

所謂心地法門，萬法皆因此心建立，遇境即有，無境即無，不可於淨性上轉作境解。所言定慧，鑑用歷歷，寂寂惺惺，見聞覺知，皆是境上作解，暫為中下根人說即得。

著。只要迷失本性，一轉眼就不見了。

所謂的心地法門，是指萬法都因此心而建立，遇到外境才有，沒有觸境就沒有，不可以在清淨的本性上，轉作為境界來解釋。經中所說的定慧，在鑑別時似歷歷可見，卻又寂靜中醒悟，一切的見聞覺知，都是在境界上作解釋，只是暫時為中下根器的人解說就得了。

若欲親證，皆不可作如此見解。盡是境法有，沒處沒於有地。但於一切法不作有無見，即見法也。

如果想要親證，就不可以作這樣的見解。極盡處是境法上才有，真的沒處是沒有地方可處的。只要在一切法上，不要作有無的分別見，就看到真法了。

九月一日，師謂休曰：自達摩大師到中國，唯說一心，唯傳一法。以佛傳佛，不說餘佛；以法傳法，不說餘法。法即不可說之法，佛即不可取之佛，乃是本源清淨心也。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

九月一日，斷際禪師對裴休說：自從達摩大師來到中國，唯有說這一佛心，唯有傳這一佛法。以佛心傳佛，不說其他的佛；以佛法傳法，不說其他的法。這法是不可言說的法，這佛是不可執取的佛，就是本

般若為慧，此慧即無相本心也。凡夫不趣道，唯恣六情，乃行六道。學道人一念計生死，即落魔道；一念起諸見，即落外道；見有生，趣其滅，即落聲聞道；不見有生，唯見有滅，即落緣覺道。

【註】一、六情：又稱六根，以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皆具有情識，故稱六情。

二、六道：指天道、人道、阿修羅道、畜生道、餓鬼道、地獄道。

源清淨的心。只有這一個是事實，其他的二法就不是真法了。

般若是為智慧，這智慧就是無形相的本心。凡夫不趣向正道，只是放縱於六情，於是通行於六道。修道的人只要一念計較生死，隨即落入魔道；只要一念生起諸見，隨即落入外道；看到有念之生，就趣向消滅，隨即落入聲聞道；不見有念生，唯獨見到念滅，隨即落入緣覺道。

三、魔道：指惡魔的行為，或惡魔的世界。

四、外道：本指佛教以外的一切宗教，後指真理以外的邪法。

五、聲聞道：指聽聞佛陀聲教而證悟的教法。

六、緣覺道：指獨自悟道的修法。

法本不生，今亦無滅，不起二見，不厭不忻，一切諸法唯是一心，然後乃為佛乘也。凡夫皆逐境生心，心遂忻厭，若欲無境，當忘其心。心忘即境空，境空即心滅；若不忘心而但除境，境不可除，祇益紛擾。

法本來不曾生，如今也不曾滅，不起生滅的二見，不討厭也不喜歡，一切諸法都是這心的作用，然後才有佛乘的說法。凡夫都是追逐外境而生心念，於是產生喜悅厭惡的心境。如果不想有這些心境，應當忘

故萬法唯心，心亦不可得，復何求哉？學般若人，不見有一法可得，絕意三乘，唯一真實，不可證得。謂我能證能得，皆增上慢人，法華會上拂衣而去者，皆斯徒也，故佛言：「我於菩提實無所得。」默契而已。

記這心念。忘了心念即是境空，心境淨空就是心念已滅。如果不忘卻心念，而只想除去心境，心境不可除去，只會更增紛擾而已。

所以說萬法只是心的作用，然此心也不可獲得，那還求些什麼呢？學習般若的人，不可看到有一法可獲得，決心棄絕三乘法，就是連唯一的真實，都不可以證得。自稱能夠證得的人，都是犯了增上慢的人，在法華會上無法領會，提衣憤然而離去的人，都是這類的人，所以佛

凡人臨欲終時，但觀：五蘊皆空、四大無我、真心無相、不去不來；生時性亦不來，死時性亦不去，湛然圓寂，心境一如。但能如是，直下頓了，不為三世所拘繫，便是出世人也。

陀說：「我對於菩提，實在無所獲得。」那是心中的默契而已。

凡俗的人在臨終的時候，只要能觀照：五蘊都是空相，四大中沒有真我，真實的心性沒有形相，不曾去也不曾來；出生時本性也不曾來，死去時本性也不曾離去，湛然清淨圓滿寂靜，心和境都是相同。只要能悟得如是境界，在當下就頓悟了，不為過去、現在、未來三世所拘繫，這就是出離塵世的真人了。

切不得有分毫趣向，若見善相諸佛來迎，及種種現前，亦無心隨去；若見惡相種種現前，亦無心怖畏；但自忘心，同於法界，便得自在，此即是要節也。

切實不可有任何分毫的趣向，有如看到美好相貌的諸佛，前來迎接，以及種種的假像現前，也不要以為意隨他離去。如果看到種種的惡相現前，也不要心生畏懼，只要自己能做到忘心，與法界同在，就可得到自在，這就是重要的關節。

十月八日，師謂休曰：言化城者，二乘及十地、等覺、妙覺，皆是權立接引之教，並為化城。言寶所者，乃真心本佛自性之寶，此寶不屬情量，不

十月八日，斷際禪師對裴休說：《法華經》所說的化城比喻，有如二乘，以及十地、等覺、妙覺的說法，都是為了接引眾生，權宜所設

可建立。無佛無眾生，無能無所，何處有城？

【註】一、化城：法華七喻之一，指變化的城邑。《法華經》卷三化城喻品載，有眾人將過五百由旬險難惡道，以達寶處，疲極欲返，其導師為振奮眾人，以方便力，於道中過三百由旬處，化作一城，令彼等得蘇息，終能向寶處前進。即藉化城比喻二乘所得之涅槃，非為真實，乃佛為使彼等，達大乘至極佛果之方便假說。

二、二乘：指聲聞乘及緣覺乘。

三、等覺：在內容上與佛相等，在實際上修行比佛略遜一籌者。

四、妙覺：指覺行圓滿之究竟佛果。

立的教法，以化城的故事來引喻。所說的寶所，是指真心本佛所具有的自性之寶，這個寶不是可用情感來衡量，不可在名相上建立。本來就沒有佛、眾生，也沒有能施者也沒有所受者，何處還有城的名相呢？

若問：此既是化城，何處為寶所？寶所不可指，指即有方所，非真寶所也。故云：在近而已，不可定量言之，但當體會契之即是。

如果問：這既然是化城的比喻，那何處才是藏寶所在呢？這藏寶的地方不可指明，指明即是有了方所，就不是真實的寶所了。所以說：在眼前的近處而已，不可以用定量來說明，只要在當下體會契入就是了。

言闡提者，信不具也。一切六道眾生，乃至二乘，不信有佛果，皆謂之斷善根闡提。菩薩者，深信有佛法，不見有大乘小乘，佛與眾生同一法

談到「闡提」，是由於不具信德。一切在六道的眾生，乃至於聲聞與緣覺二乘的眾生，由於不相信有佛果，都說闡提斷了善根。所謂的

性，乃謂之善根闡提。

【註】一、闡提：又稱一闡提，指斷絕一切善根，無法成佛者。

大抵因聲教而悟者，謂之聲聞；觀因緣而悟者，謂之緣覺。若不向自心中悟，雖至成佛，亦謂之聲聞佛。學道人多於教法上悟，不於心法上悟，雖歷劫修行，終不是本佛。

「菩薩」，深信有佛法的存在，不見有大乘小乘的分別，佛與眾生同具一樣的法性，所以說闡提仍具有善根。

大概由於聲教而悟道的人，稱之為聲聞；由於觀照因緣而覺悟的人，稱之為緣覺。如果不向自己心性中去覺悟，雖然修至佛位，也稱其為聲聞佛。學習修道的人，大多在教法上去覺悟，而不在心法上去覺悟，雖然歷經長劫去修行，終究不是成就本性佛。

若不於心悟，乃至於教法上悟，即輕心重教，遂成逐塊，忘於本心。故但契本心，不用求法，心即法也。

如果不在心性上覺悟，只是在教法上覺悟，就是輕視心法而重視教法，於是成為追逐外境的區塊，卻忘記本心的區塊。因此只要契入本心，不用向外求法，因為此心就是法。

凡人多為境礙心，事礙理，常欲逃境以安心，屏事以存理，不知乃是心礙境，理礙事。但令心空，境自空，但令理寂，事自寂，勿倒用心也。凡人多不肯空心，恐落於空，不知自心本

凡俗的人大多被境障礙了本心，被事障礙理，經常想以逃離境界，以求安心，屏棄事情以存事理，不知道其實是心生雜念而礙境，心存事理而礙事。只要使心淨空，境界自

空；愚人除事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事。

然就空；只要讓事理寂靜，事情自然平靜，不要顛倒用心。凡俗的人都不肯淨空心境，恐怕落空了，不知道自心本來就是空。愚癡的人只除去事相，但不除心相；有智慧的人，除去心相，不除事相。

菩薩心如虛空，一切俱捨，所作福德皆不貪著。然捨有三等：內外身心一切俱捨，猶如虛空無所取著，然後隨方應物，能所皆忘，是為大捨；若一邊行道布德，一邊旋捨，無希望心，是為中捨；若廣修眾善，有所希望，

菩薩的心有如虛空，一切都要捨棄，所作的福德，都不貪著。然而捨可分三等：內外的身心，一切都捨，有如虛空，無所取得住著，然後才能隨時隨地應合事物，能和所都忘卻，稱為大捨。如果一邊行道

聞法知空，遂乃不著，是為小捨。

大捨如火燭在前，更無迷悟；中捨如火燭在傍，或明或暗；小捨如火燭在後，不見坑穽。故菩薩心如虛空，一切俱捨：過去心不可得，是過去捨；現在心不可得，是現在捨；未來心不可得，是未來捨，所謂三世俱捨。

佈施功德，一面又隨即捨棄，沒有希望期待的心，稱為中捨。如果廣修一切善行，希望有所獲得，聽聞佛法之後，知道要淨空，於是才不執著，稱為小捨。

大捨有如火燭在面前，更是沒有迷悟的分別；中捨有如火燭在身旁，有時光明，有時黑暗；小捨有如火燭在身後，看不到坑洞陷阱。所以菩薩的心，有如虛空一樣，一切都捨棄：過去的心不可得，就是過去捨；現在的心不可得，就是現

自如來付法迦葉已來，以心印心，心心不異。印著空即印不成文，印著物即印不成法。故以心印心，心心不異，能印所印，俱難契會，故得者少。然心即無心，得即無得。

在捨；未來的心不可得，就是未來捨，這就是三世俱捨。

自從如來佛傳付佛法，給大迦葉已來，以心來印心，心心沒有不同，印證空，就不能印證文；印證物，就不能印證法。所以用心來印證心，心與心不曾有異，能印證的心，和所印證的心，都很難契入會合，所以得證佛道的人很少。然而心就是無執著的心，所得即是無所獲得。

佛有三身：法身說自性虛通法，報身說一切清淨法，化身說六度萬行法。法身說法，不可以言語、音聲、形相、文字而求，無所說、無所證，自性虛通而已，故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

報身化身皆隨機感現，所說法亦隨事應根，以為攝化，皆非真法，故曰：「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

佛有三個身：法身宣說自性虛通法，報身宣說一切清淨法，化身宣說六度萬行法。法身說法，不可以用言語、音聲、形相、文字去求得，根本無所說法，無所印證，自性如同虛空而已，所以《金剛經》說：「無法可以說，是名為說法。」

報身與化身，都是隨著因緣而顯現，所說的法，也是隨著事情應合於根本，以作為攝受化益之用，都

【註】一、攝化：攝受化益的略稱。即佛菩薩施慈悲手，攝受眾生，化益救度之。由於眾生根基不同，而以各種方法攝化，稱為攝化隨緣。

所言：「同是一精明，分為六和合。」一精明者，一心也；六和合者，六根也。此六根各與塵合：眼與色合，耳與聲合，鼻與香合，舌與味合，身與觸合，意與法合，中間生六識，為十八界。若了十八界無所有，束六和合為一精明，一精明者，即心也。

不是真法，（只是權設之法）所以說：「報身化身不是真佛，也不是說法的人。」

所說的：「同樣都是精明，分為六個和合。」這一精明，就是這一個心；這六和合，就是六根。這六根各自與六塵相應合：眼根與色塵相應合，耳根與聲塵相應合，鼻根與香塵相應合，舌根與味塵相應合，身根與觸塵相應合，意根與法塵相應合，從中產生了六識，成為十八界。如果瞭解這十八界，本來無所

學道人皆知此，但不能免作一精明六和合解，遂被法縛，不契本心。如來現世，欲說一乘真法，則眾生不信，興謗沒於苦海；若都不說，則墮慳貪，不為眾生溥捨妙道，遂設方便，說有三乘，乘有大小，得有淺深，皆非本法。

【註】一、法縛：為法所束縛。
二、一乘真法：為令眾生依此修行，出離生死苦海，運至涅槃彼岸。

有，這六和合束成一個精明，這一個精明，就是心了。

學道的人都知道這些，但是不能免除，對一精明與六和合作出解釋，於是被法所束縛不能契入本心。如來示現世間，想要說明一乘的真法，然而眾生卻不相信，於是興起謗佛之說，而沉沒於苦海之中；如果都不說法，眾生則墮落於慳貪之中，這是因為沒有為眾生，廣設妙道的緣故。於是為度化眾生，方便設立三乘的說法，乘分為大小，獲

得的人因智慧深淺不同，都不是本法。

故云：唯有一乘道，餘二則非真。然終未能顯一心法，故召迦葉同法座，別付一心，離言說法，此一枝法令別行，若能契悟者，便至佛地矣。

所以說：「唯有一乘佛道，其餘的二乘就不是真的。」然而終究不能顯現一心的真法，所以才召來迦葉，到同一個法座上，特別付一心法，是離開言說的佛法，此一枝脈的佛法，使別於他行，如果能夠因此契悟的人，便可即時至於佛地。

問：如何是道？如何修行？

問：什麼是道呢？要如何修行呢？

師云：道是何物？汝欲修行？

斷際禪師說：你以為道是什麼東西，讓你想要去修行呢？

問：諸方宗師相承，參禪學道如何？

【註】一、宗師：指體得經律論三藏之宗旨，學德兼備，堪為萬人師範之高僧，又稱法師、經師、論師。或專指傳佛心法（禪宗）之師，即體得禪宗宗旨，能善巧方便接化弟子，正確導入悟境之高僧。

二、參禪：參入禪道。指於師家之下坐禪修行，引申為於禪定中參究真理。

問：各地的宗師脈脈相承，對於參禪學道是如何說呢？

師云：引接鈍根人語，未可依憑。

【註】一、鈍根：指根機遲鈍者，又作下根。

禪師說：這是對接引鈍根的人所說，不可以此為依據。

云：此既是引接鈍根人語，未審接上根人，復何說法？

問：這些既然是對接引鈍根人所說，不知要接引上根人，又如何說法？

師云：若是上根人，何處更就人？覓他自己尚不可得，何況更別有法當情？不見教中云：「法法何狀」？

禪師說：如果是上等根器的人，有什麼地方更要去遷就人呢？尋覓他自己的本性，尚且還不能得到，何況更用別種方法，怎能合於情理呢？不是有看到教法中說：「各種方法是什麼情狀呢？」

云：若如此，則都不要求覓也？

又問：如果是這樣，那就都不必去尋求了嗎？

師云：若與麼，則省心力。

云：如是，則渾成斷絕，不可是無也？

師云：阿誰教他無？他是阿誰？你擬覓他？

云：既不許覓，何故又言莫斷他？

禪師說：如果能這樣，那就節省心力了。

問：果是如此，那就渾然成了斷絕，不可能是沒有吧？

禪師說：那是誰教他說是沒有的？他是誰呢？你想要尋覓他？

問：既然不容許尋覓，為何又說不要斷絕他呢？

師云：若不覓，即便休，誰教你斷？你見目前虛空，作麼生斷他？

禪師說：如果不尋覓，那便是休止了，誰教你斷絕他呢？你看到眼前的虛空，你為何要生起斷絕他的心念呢？

云：此法可得，便同虛空否？

問：此法可以獲得，便是和虛空相同嗎？

師云：虛空早晚向你道，有同有異？我暫如此說，你便向者裏生解。

禪師說：虛空早晚向你說過，它是同還是異呢？我暫時用這情況來比喻，你就偏向這裡頭，著相生出了解釋。

云：應是不與人生解耶？

師云：我不曾障你，要且解屬於情，情生則智隔。

云：向者裏莫生情是否？

師云：若不生情，阿誰道是？

問：應該是不用人的心念，生出解釋嗎？

禪師說：我不曾障礙你，重要的是，解釋是屬於情感，情感一生那智慧就受到隔絕。

問：心向著裡頭不要生出情感嗎？

禪師說：如果不會生出情感，那是誰會說這些話呢？

問：纔向和尚處發言，為甚麼便道話墮？

問：纔要向和尚請教說明，為何不說就敗下來了呢？

師云：汝自是不解語人，有甚麼墮負？

【註】一、墮負：對於立論因誤解、不解而敗北。

禪師說：你自己是不能解釋此話的人，有什麼失敗的呢？

問：向來如許多言說，皆是抵敵語，都未曾有實法指示於人。

問：自古以來好像有許多的言說，都是互相敵對的話，大都未曾有真實之法來指示人。

師云：實法無顛倒，汝今問處自生顛倒，覓甚麼實法？

云：既是問處自生顛倒，和尚答處如何？

師云：你且將物照面看，莫管他人。

又云：祇如箇癡狗相似，見物動處便吠，風吹草木也不別。

禪師說：實法是沒有顛倒的，你現在所問的問題，已經自生顛倒，那要如何尋覓實法呢？

問：既然是所問的問題已自生顛倒，那和尚答問題時，又是如何呢？

禪師說：你且將自己的臉面觀照看看，不要去管他人。

禪師又說：看起來只是像條瘋狗似的，看到有物晃動便狂吠，連風吹

又云：我此禪宗，從上相承已來，不曾教人求知求解，只云學道，早是接引之詞。然道亦不可學，情存學解，卻成迷道。道無方所，名大乘心，此心不在內外中間，實無方所。

草動也不知分別。

又說：我這禪宗，從以前祖師相承已來，不曾教導人要求知解。只是說要學道，早些學道以便接引之類的詞句。然而道也不可以學，在心中存有學習解說的念頭，卻是成為迷道的緣由。道無所不在，沒有方所限制，名為大乘心，這心不在內，不在外，也不在中間，實在沒有特定的方所。

第一不得作知解，只是說汝，如今情量，盡處為道，情量若盡，心無方所。此道天真，本無名字，只為世人不識，迷在情中，所以諸佛出來，說破此事，恐汝諸人不了，權立道名，不可守名而生解，故云「得魚忘筌」。

【註】一、得魚忘筌：指既釣得魚，便忘其魚具。比喻既已成功，即忘其憑藉；或已達目的，即捨棄工具方法。

第一不可當作知識來解釋，只是說你自己，如今盡情去度量，到了盡處就是道。當盡情度量如果到了盡處，心就無方所可以住著。這道本是天真，沒有名字可稱謂，只因世人不認識，沉迷在情識之中，所以諸佛才出來，說破這件事情，恐怕你等諸人不瞭解，所以才權立一些修道名稱，不可以執守名相而生出解釋，所以說：「得了魚要忘卻筌。」

身心自然，達道識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沙門果者，息慮而成，不從學得。汝如今將心求心，傍他家舍，祇擬學取，有甚麼得時？古人心利，纔聞一言，便乃絕學，所以喚作「絕學無為閒道人」。

【註】一、絕學無為閒道人：絕棄向外學習，修到清靜無為，才是清閒的修道人。

身心歸向自然，通達道體認識本心，能夠通達本源的緣故，稱為沙門。所謂的「沙門果」，是止息念慮而成就，不是從學習而獲得。你現在將心來求心，依傍在他人的家舍，只想要從學習而取得，要到何時才能取得呢？古時的人心具利根，纔聽到一句話，便知要絕斷向外學習，所以《證道歌》纔說：「絕學無為閒道人」。

今時人只欲得多知多解，廣求文義，喚作修行，不知多知多解，翻成壅塞。唯知多與兒酥乳喫，消與不消都總不知。三乘學道人皆是此樣，盡名食不消者，所謂知解不消，皆為毒藥。

現在的人只想要多得一些知識解說，廣泛追求文章的釋義，以為修行，不知道多一些知識解釋，反而成為修道的障礙。只知道多餵幼兒酥餅和乳品給他吃，能不能消化，總是不知道。在小乘、中乘、大乘等三乘的學道人，都是這個樣，都是可稱為只知道吃而不知要消化，這就是所謂的知識解釋，如果不能消化，都是修行的毒藥。

盡向生滅中取，真如之中都無此事，故云：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從前所有一切解處，盡須併卻令空，更無分別，即是空如來藏。如來藏者，更無纖塵可有，即是破有，法王出現世間，亦云「我於然燈佛所無少法可得」。

都向生滅的有為法中去取材，在真如本性之中，根本沒有這回事，所以《大般涅槃經》說：「我王的國庫內，沒有這種刀。」要將從前所有的一切解說，都要全部掃除使能淨空，更是沒有分別，就是淨空的如來藏。所謂的「如來藏」，更是沒有纖細的微塵可以存有，就是破除有相，法王就出現於世間，也是《金剛經》所說：「我在燃燈佛處，沒有些許的法可以取得。」

此語只為空你情量知解，但銷鎔表裏情盡，都無依執，是無事人。三乘教網，祇是應機之藥，隨宜所說，臨時施設，各各不同，但能了知，即不被惑。

【註】一、情量：個人衡量的標準。

二、無事人：修無為法不為俗事所擾的人。

三、教網：指佛的教化。即比喻眾生為魚，佛之教法為網。或於禪宗，比喻受縛於教義的網，而不能體得原本真義的用語。

這句話只是為了淨空你的情量知解，只是要完全銷除鎔化表裡的情識，都沒有依恃執著，這就是無事人。三乘教網中的精要，只是應機所用的法藥，隨方適宜所說的方便法，臨時應變所施設，各各情況不同，只要能讓人瞭解知道，就是不要被迷惑。

第一不得於一機一教，邊守文作解，何以如此？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我此宗門不論此事，但知息心即休，更不用思前慮後。

第一重要的是，不可執著於一種應機一種教化，執守文字作出邊文不入味的解釋，為何是這樣呢？實在沒有固定的方法，如來可以說的。我這個宗門不談論這件事情，只要知道在當下要讓心念休息，更是不用思前顧後。

問：從上來皆云，即心是佛，未審即那箇心是佛？

問：從上面以來，都說這心就是佛，不知是哪個心是佛？

師云：你有幾箇心？

禪師說：你有幾個心？

云：為復即凡心是佛，即聖心是佛？

師云：你何處有凡聖心耶？

云：即今三乘中說有凡聖，和尚何得言無？

【註】一、和尚：指德高望重的出家人。

師云：三乘中分明，向你道「凡聖心是妄」。你今不解，反執為有，將空作實，豈不是妄？妄故迷心，汝但除

問：為的是要再次證明，是這凡心是佛，還是聖心是佛？

禪師說：你在何處有凡心、聖心呢？

問：就是如今在三乘法當中所說，有凡心有聖心，和尚為何說沒有呢？

禪師說：三乘法中分明，向你說：「凡心聖心都是妄念。」你現在不瞭解，反執著為有，將空無看作實

卻凡情聖境，心外更無別佛。祖師西來，直指一切人全體是佛。

汝今不識，執凡執聖，向外馳騁，還自迷心，所以向汝道「即心是佛」。一念情生，即墮異趣。無始已來，不異今日，無有異法，故名成等正覺。

【註】一、異趣：眾生依自己的作為造因，結果各有不同。

二、成等正覺：成就證悟一切諸法的真正覺智。

有，這難道不是妄念嗎？因有妄念所以迷惑了心，你只要去除凡情和聖境的分別，此心之外更沒有別佛了。達摩祖師從西方來，直指出一切的人，全體都是佛。

你現在不認識，執著凡情和聖境，心向外奔馳追逐，還是自己迷惑本心，所以才向你說：「這心就是佛。」一個心念動情識就生，隨即就墮入他道。從無始已來，今天也是一樣，沒有不同的法，所以名為「成等正覺」。

云：和尚所言即者，是何道理？

師云：覓甚麼道理，纔有道理，便即心異。

云：前言無始已來，不異今日，此理如何？

師云：祇為覓故，汝自異他；汝若不覓，何處有異？

問：和尚所說的「即」，是什麼道理呢？

禪師說：要去尋找什麼道理，方纔執有道理，便不是此心了。

問：前面所說自從無始已來，和今日沒有不同，這個道理怎麼說？

禪師說：只是因尋覓的緣故，你自然與這心，就有不同了；如果你不向外尋覓，什麼地方會不同呢？

云：既是不異，何更用說即？

問：既然是沒有不同，為何更要用「即」來說明呢？

師云：汝若不認凡聖，阿誰向汝道即？即若不即，心亦不心，可中心即俱忘，阿你更擬向何處覓去？

禪師說：你如果沒有認識凡聖的分別，那誰又會給你說「即」呢？即有如不即，此心也不是心，可是在其中，心和即都要忘卻，那你更想要向何處去尋覓呢？

問：妄能障自心，未審而今以何遣妄？

問：妄念能夠障礙自己的心性，不知如今要以什麼方法遣除妄念？

師云：起妄遣妄亦成妄，妄本無根，祇因分別而有。你但於凡聖兩處情盡，自然無妄。更擬若為遣他，都不得有纖毫依執，名為我捨兩臂，必當得佛。

云：既無依執，當何相承？

禪師說：生起妄念，遣除妄念，也成了妄念，妄念本來沒有根源，只因為分別以後才有。你只要在於凡聖兩地方情識消盡，自然就無妄念。如果更要想辦法去遣除他，都不可以有一點點依恃執著，可名為我已捨棄凡和聖的兩臂，必然可得佛果。

問：既然沒有依執，應當如何互相傳承？

師云：以心傳心。

云：若心相傳，云何言心亦無？

師云：不得一法，名為傳心，若了此心，即是無心無法。

云：若無心無法，云何名傳？

禪師說：以心來傳心。

問：如果以心相傳承，為何說連心也沒有呢？

禪師說：沒有一法可得，名叫傳心，如果了悟這心的實相，原是無心也無法。

問：如果無心也無法，如何稱為傳承呢？

師云：汝聞道傳心，將謂有可得也。所以祖師云：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所得，得時不說知。此事若教汝會，何堪也？

禪師說：你所聽聞的傳道傳心，就以為有可獲得。所以祖師才說：「認得自己的心性時，可以說是不可以思議，實在是了無所得，當得到時不說知道。」這事要自體會，若是教你才會，怎麼能夠呢？

問：祇如目前虛空，可不是境，豈無指境見心乎？

問：只是如目前所說的虛空，可不是境界，豈不能指明境界來看心嗎？

師云：什麼心教汝向境上見？設汝見得，只是箇照境底心。如人以鏡照面，縱然得見眉目分明，元來祇是影像，何關汝事？

禪師說：是什麼心教你向境界上去見得呢？假設你能見得，那也只是一個照射在境界的心。有如以鏡子來照臉面，縱然得以看到分明的眉毛和眼睛，原來也只是影像而已，那關你何事呢？

云：若不因照，何時得見？

問：如果不是因為觀照，何時才能見到本心呢？

師云：若也涉因，常須假物，有什麼了時？汝不見他向汝道：撒手似君無

禪師說：如果都要藉觀照之因，時常所見的都是假物，要到何時才能

一物，徒勞謾說數千般。

云：他若識了，照亦無物耶？

師云：若是無物，更何用照？你莫開眼寱語去。

【註】一、寱語：夢話。寱同囈，讀意。

上堂云：百種多知，不如無求，最第一也。道人是無事人，實無許多般

了悟呢？你沒有看見他對你說：「當你離開人間時，一樣東西也沒有，對於假境雖說數千遍，也是徒勞無功。」

問：他如果認識了，觀照也就無物了嗎？

禪師說：如果沒有東西，更何必用觀照呢？你不要睜著眼睛說夢話。

禪師上法堂說：向外追求各種諸多的知識，不如不向外求，就是第一

心，亦無道理可說，無事散去。

【註】一、上堂：指上法堂說法。

問：如何是世諦？

師云：說葛藤作什麼？本來清淨，何假言說問答？但無一切心，即名無漏智。汝每日行住坐臥、一切言語，但莫著有為法，出言瞬目，盡同無漏。

【註】一、葛藤：指文字、語言一如葛藤之蔓延交錯，本用來解釋，說明事相，反遭其纏繞束縛。經中常用來比喻煩惱。

二、無漏智：指證見真理，遠離一切煩惱

要務。真修道人是無事困擾的人，實在沒有許多種心，也沒有道理可以說，沒有事就解散了。

問：什麼是世諦？

禪師說：說那些如葛藤的糾纏作什麼呢？本來自心就清淨，何必假藉言說來問答呢？只要沒有一切心，就名叫無漏智。你每天在行住坐臥的生活中，一切的言語，只要不執著於有為法，張口說話轉眼看物，全都要做到無漏。

過非的智慧。

三、有為法：泛指由因緣和合所造作的現象，亦指人的造作行為。

如今末法向去，多是學禪道者，皆著一切聲色，何不與我心心同虛空去，如枯木石頭去，如寒灰死火去，方有少分相應。

如今末法時期的走向，大多是學禪道的人，都執著一切的聲色，何不跟著我的心，心同虛空之處去，如同枯木石頭處去，如同寒灰死火處去，才會有少許的相應。

若不如是，他日盡被閻老子栲你在，你但離卻有無諸法，心如日輪常在虛空，光明自然，不照而照，不是省力底事。到此之時，無棲泊處，即

如果不這樣，他日都會被閻王老子將你銬鎖而去。你只要遠離有、無諸法，心性有如太陽，經常在虛空之中，自然放出光明，雖不照而能

是行諸佛行，便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此是你清淨法身，名為阿耨菩提。

照，這不是可以省力的事嗎！到這個時候，看似沒有棲息的地方，即是在行諸佛的行儀這就是《金剛經》所說：「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這就是你的清淨法身，名叫做「阿耨菩提」。

若不會此意，縱你學得多知，勤苦修行，草衣木食，不識自心，盡名邪行，定作天魔眷屬，如此修行，當復何益？

【註】一、草衣木食：住在山中修苦行的人，以草編成衣遮體，絕食五穀，唯吃果實。

二、邪行：邪僻的行為。

如果不能體會這個意思，縱使你從外學得很多知識，很勤苦地努力修行，過著以草為衣以木為食的生活，都稱為邪行，一定成為天魔的眷屬，如此的修行又有何益處呢？

誌公云：「佛本是自心作，那得向文字中求？」饒你學得三賢四果、十地滿心，也祇是在凡聖內坐。不見道「諸行無常，是生滅法」：「勢力盡，箭還墜，招得來生不如意，爭似無為實相門，一超直入如來地。」為你不是與麼人，須要向古人建化門，廣學知解。

【註】一、誌公：（西元四一八年至五一四年）南朝僧人，金城人，俗姓朱，為梁武帝所重視，常與帝談經論義。

二、三賢：指修善根以制伏煩惱，使心調和之三種修行階位。可分小乘的五停心、

誌公和尚說：「佛本來是自己的心性去作，怎麼能向文字中求得呢？」任你學得三賢、四果，以及十地，滿足心願，也只是在凡聖的名位上坐，不能徹見真道的諸行無常，是一種生滅法，如《證道歌》所說：「猶如射箭到空中，力量盡時還墜地，如此只會給自己，帶來來世的不如意。怎能像那修無為的實相法門，一直可超出凡塵，直入如來佛地。」因為你不是這樣的人，所以必須要向古人學習，建立

教化的法門，廣為學習知識解釋。

別相念住、總相念住，和大乘的十住、十行、十迴向三位。

三、四果：指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

四、十地：依《智度論》載，十地為乾慧地、性地、八人地、見地、薄地、離欲地、已辦地、辟支佛地、菩薩地、佛地。

五、諸行無常：指萬物常變的意思。

六、生滅法：有為諸法，依因緣和合而為未有法之有，謂之生。依因緣離散而為已有法之無，謂之滅。

七、實相門：實相的法門。實相指真如法性。

八、如來地：佛的地位。

誌公云：「不逢出世明師，枉服大乘法藥。」你如今一切時中，行住坐臥，但學無心，久久須實得。為你力量小，不能頓超，但得三年、五年或十年，須得箇入頭處，自然會去。

為汝不能如是，須要將心學禪、學道，佛法有甚麼交涉？故云：「如來所說皆為化人，如將黃葉為金，止小

誌公和尚說：「沒有遇到出世的明師，縱使服用大乘法藥也枉費。」你現在一切時的當中，在平時的行住坐臥，只要學得無心，久而久之必須確實獲得。因為你的證悟力道太小，不能頓時超脫，也只得經過三年、五年，或者十年，必須尋到入道的源頭處，自然就能體會。

由於你不能如此作為，必須把心用在學禪、學道上，這與佛法有什麼關係的呢？所以說：「如來佛所說

兒啼，決定不實。」若有實得，非我宗門下客！且與你本體有甚交涉？

【註】一、黃葉止啼：當孩子哭泣時，他的父母親以楊柳樹的黃葉，當作金子給他，他就不哭了。此故事是比喻佛用權巧方便，來引導眾生。

故經云：「實無少法可得，名為阿耨菩提。」若也會得此意，方知佛道、魔道俱錯。本來清淨皎皎地，無方圓、無大小、無長短等相，無漏無為、無迷無悟，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一切不如心真實。

法，都是為了教化人，有如將楊柳的黃葉當作黃金，來哄止小兒的哭啼，究竟是不實在的。」如果有所實得，那就不是我法宗門下的人了！這與你的本體有什麼關係呢？

所以經典說：「實在沒有些許的法可得，名叫阿耨菩提。」如果能體會這涵意，才知道著於佛道、魔道，都是錯誤的。此心本來就是清淨皎潔的，沒有方圓、大小、長短等形相的分別；無漏也無為、無迷也無悟，如同《證道歌》所說：

法身從古至今，與佛祖一般，何處欠少一毫毛？既會如是意，大須努力，盡今生去，出息不保入息。

【註】一、出息不保入息：指生死無常，呼氣之時，不保證能安然吸氣，是提醒修行要能精進。

「當了悟徹見後，沒有一物可得，也沒有人與佛的分別。三千大千世界等恒河沙數世界，只不過如大海中的水泡而已，所有聖賢只是名相，猶如閃電一拂即失。」這一切都不如本心的真實。

法身從古到今，與佛祖都是一樣，何處欠缺一根毫毛呢？既然體會這樣的涵意，就必須大大地努力，竭盡今生的力量去體行，趕緊精進努力吧！時間是不等待人的。

問：六祖不會經書，何得傳衣為祖？秀上座是五百人首座，為教授師，講得三十二本經論，云何不傳衣？

【註】一、上座：指僧眾中，法臘高而能力強的人。

二、首座：位僅次於住持，而居首座之最上。

三、教授師：即專門教授弟子威儀、作法的軌範師。

問：六祖不會念經書，怎能得到五祖傳衣鉢成為祖師呢？神秀上座是五百僧人的首座，是為教授師，能夠講解三十二部的經論，為何不能承接傳承衣鉢呢？

師云：為他有心，是有為法，所修所證，將為是也。所以五祖付六祖，六祖當時祇是默契得，密授如來甚深意，所以付法與他。汝不見道：「法

禪師說：因為神秀上座他有心，是屬有為法，所修持印證的，都是有為法。所以五祖傳付六祖，六祖當時只是以默契受得，在秘密中傳授

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若會此意，方名出家兒，方好修行。

若不信，云何明上座走來大庾嶺頭尋六祖，六祖便問：「汝來求何事？為求衣？為求法？」明上座云：「不為衣來，但為法來。」六祖云：「汝且暫時斂念，善惡都莫思量。」明乃稟語。

如來的甚深實意，所以傳付衣法給他。你不是有看他說：「法本來是無法，無法也是法，今傳付無為法時，其他的各法何曾是真法？」如果能體會這涵意，才能稱為出家子，才能好好修行。

如果不相信，為何陳惠明上座，要奔走來到大庾嶺山頭，來尋找六祖呢？六祖便問他：「你是前來求取什麼呢？是要求取衣鉢呢？還是要求取佛法呢？」陳惠明上座說：「不是為衣鉢而來，只是為求得佛

六祖云：「不思善，不思惡，正當與麼時，還我明上座，父母未生時面目來。」明於言下忽然默契，便禮拜云：「如人飲水，冷煖自知，某甲在五祖會中，枉用三十年功夫，今日方省前非。」六祖云：「如是。」到此之時，方知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在言說。

法而來。」六祖說：「你暫且收斂你的心念，善惡都不要去思量。」惠明稟承此話去做。

六祖說：「不要思善，也不要思惡，就在這當下，返還我陳惠明上座，在父母未生時的本來面目。」陳惠明在言說的當下，忽然有了默契，便禮拜說：「有如人飲水一樣，是冷是暖，只有自己知道。我在五祖的法會中，枉費用了三十年的功夫，今天才覺悟以前的錯誤。」六祖說：「就是如此。」到

豈不見阿難問迦葉云：「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卻門前剎竿著！」此便是祖師之標榜也。甚深，阿難三十年為侍者，祇為多聞智慧，被佛訶云：「汝千日學慧，不如一日學道。若不學道，滴水難消。」

【註】一、金襴：金縷織成的袈裟。

這時候，才知道達摩祖師從西方東來，是為了直接指明人心，使能見到本性成就佛道，而不是在言說上。

豈不是看見阿難問迦葉說：「世尊傳金襴衫之外，其他還傳什麼東西？」迦葉召喚阿難，阿難應說：「諾！」迦葉說：「去把寺門前障礙修行的柱子拆掉！」這就是祖師所標榜的。實在太深奧了，阿難在佛陀身邊服侍三十年，只因為有了多聞智慧，被佛陀訶責說：「你用

千日學來智慧，不如一日學得本性正道。」如果不學正道，如滴水的施捨也難消受。

二、門前刹竿：建立在寺廟門前的柱子或旗竿。

黃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卷上終

黃蘗斷際禪師宛陵錄（卷下）

裴相公問師曰：山中四五百人，幾人得和尚法？

【註】一、相公：泛稱官吏。

裴休相公請問禪師說：山中有四、五百人，有幾人獲得和尚的法？

師云：得者莫測其數。何故？道在心悟，豈在言說？言說祇是化童蒙耳。

【註】一、童蒙：幼稚無知。

斷際禪師說：獲得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數，為什麼呢？道是在心中體悟，怎是在言說呢？言說是用來啟化童蒙無知的人而已。

問：如何是佛？

問：什麼是佛呢？

師云：即心是佛，無心是道。但無生心動念、有無長短、彼我能所等心。心本是佛，佛本是心，心如虛空，所以云：佛真法身，猶若虛空。不用別求，有求皆苦。

禪師說：這心就是佛，無執之心就是道。只要不動心生念，沒有長短、彼我、能所等的分別心。心本來就是佛，佛本來就是心，心有如虛空一般，所以說：「佛性的真法身，有如虛空，不用到別處去求，有所求都是苦。」

設使恆沙劫，行六度萬行，得佛菩提，亦非究竟。何以故？為屬因緣造作故。因緣若盡，還歸無常。所以云：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但識

假使經歷恆河沙的長劫，奉行六度萬行法，所得到的佛菩提，也不是究竟，為什麼呢？因為這些都是屬於因緣造作的緣故。因緣如果銷

自心，無我無人，本來是佛。

盡，還要歸於無常。所以說：「報身佛和化身佛，都不是真佛，也不是說法的人。只要能認識自己的心性，沒有人我的分別，本來就是佛。」

問：聖人無心即是佛，凡夫無心，莫沉空寂否？

問：聖人無心就是佛，凡夫無心，不就沉沒於空寂之中嗎？

師云：法無凡聖，亦無沉寂。法本不有，莫作無見；法本不無，莫作有見。有之與無，盡是情見，猶如幻翳，所以云：「見聞如幻翳，知覺乃

禪師說：法沒有凡聖的分別，也沒有沉空寂的情形。法本來就沒有，但不可作無見；法本來就是有，但不可以作有見。有與無，都

眾生。」祖師門中，只論息機忘見，所以「忘機則佛道隆，分別則魔軍熾。」

【註】一、幻翳：指障礙真象的幻化假象。

二、息機忘見：停止機巧忘卻識見。

問：心既本來是佛，還修六度萬行否？

師云：悟在於心，非關六度萬行。六度萬行，盡是化門接物、度生邊

是屬於情識所見，好像是幻化的假象，所以說：「所見所聞有如障礙的假象，妄想知覺就是眾生。」在達摩祖師的法門當中，只談論停止機巧忘卻識見，所以說：「停止機巧那佛道就會隆盛，起分別心那魔軍就會熾盛。」

問：此心既然本來是佛，還要修六度萬行嗎？

禪師說：覺悟是在於心，與六度萬行無關。六度萬行，都是化導接觸

事。設使菩提、真如、實際、解脫、法身，直至十地、四果聖位，盡是度門，非關佛心，心即是佛。所以一切諸度門中，佛心第一。

但無生死、煩惱等心，即不用菩提等法。所以道：「佛說一切法，度我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從佛至祖，並不論別事，唯論一心，亦云一乘。所以十方諦求，更無餘乘，此眾無枝葉，唯有諸貞實，所以

事物的法門，度化眾生的邊事。所假設的菩提、真如、實際、解脫、法身，一直到十地、四果聖位，都是度化的法門，與佛心無關，這心就是佛。所以一切的度化法門當中，佛心居第一位。

只要沒有生死、煩惱等心，就不必使用菩提等一切法，所以說：「佛陀所說的一切法，為了度化我的一切心；我沒有一切心，何必用一切法呢？」從佛陀到達摩祖師，只論這一心，也只說一佛乘。所以向各

此意難信。

達摩來此土，至梁魏二國，祇有可大師一人，密信自心，言下便會。即心是佛，身心俱無，是名大道。大道本來平等。所以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心性不異，即性即心；心不異性，名之為祖。所以云：「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

【註】一、可大師：即慧可大師（西元四八七年

方去求真諦，也沒有其他佛乘，這法門沒有其他的枝葉可取，唯有這真實的心，因此這個意思很難讓人相信。

達摩祖師來到東土，到了梁、魏兩國，只有慧可大師一人，自信此心是佛，在言說當下，便體會這心就是佛。身心都不執著，是叫大道。大道本來就是平等，所以深信含有生命的，都同是具有真性；心性沒有差異，這性就是心，心與性沒有不同，名叫祖。所以說：「體認這

至五九三年），我國禪宗二祖，南北朝僧人，河南洛陽人，俗姓姬，初名神光，又稱僧可。幼時於洛陽龍門香山依寶靜出家。早年周遊聽講，參禪冥想，精研孔老之學與玄理。於訪達摩時，終夜立雪中，斷臂以求法，感動達摩得悟而受其衣鉢。

問：佛度眾生否？

師云：實無眾生如來度者。我尚不可得，非我何可得？佛與眾生皆不可得。

心性時，可以說是不可思議。」

問：佛度眾生嗎？

禪師說：實在沒有眾生，受到如來佛度化。我法尚且不可獲得，何況是非我之法如何能得呢？佛與眾生都不可得。

云：現有三十二相及度眾生，何得言無？

師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佛與眾生，盡是汝作妄見。只為不識本心，謾作見解：纔作佛見，便被佛障；作眾生見，被眾生障；作凡、作聖、作淨、作穢等見，盡成其障。障汝心故，總成輪轉。

【註】一、三十二相：係轉輪聖王及佛之應化身，所具足之三十二種殊勝容貌，與微妙形相。與八十種好，合稱相好。

問：現在有三十二相及度化眾生的說法，為何說沒有呢？

禪師說：《金剛經》載：「凡是所有的相，都是虛假的；如果看到諸相，都能知道不是實相，即是見到如來。」佛與眾生，都是你妄見所生的名相。只因為你不認識本心，作出虛假的見解，纔作出有佛的見識，於是被佛名相所障礙；當作眾生的見解，於是被眾生的名相所障礙；作出凡人、聖人、清淨、污穢

猶如獼猴，放一捉一，無有歇期。一等是學，直須無學，無凡無聖、無淨無垢、無大無小、無漏無為，如是一心中，方便勤莊嚴。聽汝學得三乘十二分教，一切見解，總須捨卻，所以「除去所有，唯置一床，寢疾而臥。」

【註】一、無學：已達佛教真理之極致，無迷惑可斷，亦無可學者。

等等見解，這些都成為障礙。由於障礙你的心性，全部成為輪迴轉動的種因。

有如獼猴，放掉一個捉取一個，沒有休息的時候。一等的學佛，直接不須要再學習，沒有凡聖、淨垢、大小、漏為的分別，如此一來，這一個心中，方便於勤修佛的莊嚴。任憑你學得三乘及十二分教法，這一切的見解，都必須捨棄，所以說：「除去所有的一切，只要留置一張床，以供睡覺生病時，可做睡

臥用。」

二、無漏無為：指遠離有漏雜染之法。

三、方便：為誘引眾生入於真實法而權設之法門。

四、莊嚴：嚴飾布列。

五、十二分教：又稱十二部經，乃佛陀所說法，依其敘述形式及內容，分成之十二種類。即：契經、應頌、記別、諷頌、自說、因緣、譬喻、本事、本生、方廣、希法、論議等。

祇是不起諸見，無一法可得，不被法障，透脫三界凡聖境域，始得名為出世佛。所以云：稽首如空無所依，出過外道。心既不異，法亦不異；心既無為，法亦無為。萬法盡由心變，所

只是不要生起各種見解，沒有一法可獲得，不要被法所障礙，徹底脫離三界凡聖的境界，才能稱為出世佛。所以說：禮敬時心放空，沒有任何依從，如此可超越外道。心既

以，我心空故諸法空，千品萬類悉皆同。

然不分別，法也不分別；心既然已無為，法也就無為。萬法都是由心所變化。所以說：我的心淨空，所以諸法皆空，一切的品類都是相同。

盡十方空界，同一心體，心本不異，法亦不異。祇為汝見解不同，所以差別，譬如諸天共寶器食，隨其福德，飯色有異。十方諸佛，實無少法可得，名為阿耨菩提。

【註】一、盡十方：盡十方的法界而無餘。

二、空界：指虛空。

盡十方的空界，都是同一個心體，心本來沒有差異，法也沒有差異。只因為你的見解不同，所以才有差別。比如諸天在同一寶器上吃食物，隨各個的福德不同，所吃的飯色有差別。十方的諸佛，實在沒有少許的法可得到，名叫阿耨菩提。

祇是一心，實無異相，亦無光彩，亦無勝負。無勝故無佛相，無負故無眾生相。

只是這一個心，實在沒有不同的相，也沒有光彩的色相，也沒有勝負的分別。因無勝所以沒有佛的形相，因無負所以沒有眾生的形相。

云：心既無相，豈得全無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化度眾生耶？

問：心既然沒有形相，豈不是完全沒有三十二相及八十種好，得以用來度化眾生嗎？

師云：三十二相屬相，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八十種好屬色，若以色見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禪師說：三十二相屬於形相，凡是所有相，都是虛無的妄相；八十種好屬形色，如果以形色來看我，是

問：佛性與眾生性，為同為別？

師云：性無同異。若約三乘教，即說有佛性、有眾生性，遂有三乘因果，即有同異；若約佛乘及祖師相傳，即不說如是事，惟指一心，非同非異、非因非果。所以云：「唯此一乘道，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

人在行邪道，不能見到如來的真相。

問：佛性與眾生性，是相同還是有差別？

禪師說：本性沒有同異的分別，如果約略以三乘教法來說，就說是有佛性、有眾生性的分別，於是有三乘的因果，即是有同異的分別。如果約略以佛乘，以及祖師的相傳，就不說這些事情，唯有指明這個心，沒有同異的分別，也沒有因果

問：無邊身菩薩，為什麼不見如來頂相？

【註】一、無邊身菩薩：比喻尊者智慧、身通、法力、慈悲心等廣大無邊際。

二、如來頂相：為密教胎藏修法，如來身會印明之一，表示如來之無見頂相。如來頂之印明，表示佛之尊特大人相，此印明則表示佛之身量廣大無邊。

的分別。所以說：唯有這一乘的佛道，沒有二乘，也沒有三乘，除了佛乘以外，都是方便說。

問：無邊身菩薩，為什麼看不到如來的頂相？

師云：實無可見，何以故？無邊身菩薩，便是如來，不應更見。祇教你：不作佛見，不落佛邊；不作眾生見，不落眾生邊。不作有見，不落有邊；不作無見，不落無邊。不作凡見，不落凡邊；不作聖見，不落聖邊。

禪師說：實在不可以看到，為什麼呢？因無邊身菩薩，就是如來佛，不應該更說看見。只是教你，不要執著佛見，不要落入佛邊見；不要執著眾生見，不要落入眾生邊見。不要執著有見，不落入有邊見；不執著無見，不落入無邊見。不執著凡人見，不落入凡人邊見；不執著聖人見，不落入聖人邊見。

但無諸見，即是無邊身，若有見處，即名外道。外道者樂於諸見，菩薩於

只要沒有諸多的見解，就是無邊身，如果還有處所可見，就是名為

諸見而不動，如來者即諸法如義。所以云：「彌勒亦如也，眾聖賢亦如也。」如即無生，如即無滅；如即無見，如即無聞。

外道。所謂的外道，喜歡諸多的見解，菩薩在諸多的見解前不動心，所謂的如來，就是諸法如其本義。所以說：「彌勒佛也是如此，所有的聖賢也是如此。」如就是無生，如就是無滅；如就是無見，如就是無聞。

如來頂即是圓見，亦無圓見，故不落圓邊。所以「佛身無為，不墮諸數」。權以虛空為喻，圓同太虛，無欠無餘，等閑無事。莫彊辯他境，辯者便成識。所以云：「圓成沉識海，

如來頂就是絕對的圓見，也不執著於圓見，所以不落入圓邊的見解，因此說：「佛身是無為，不墮入所有的數之中。」權且以虛空為比喻，圓如同虛空，沒有欠缺也沒有

流轉若飄蓬。」

祇道：我知也，學得也，契悟也，解脫也，有道理也。彊處即如意，弱處即不如意，似者箇見解，有什麼用處？我向汝道：等閒無事，莫謾用心；不用求真，唯須息見。所以「內見外見即錯，佛道魔道俱惡」。

多餘，根本沒有閒雜事。不要強辯成為其他境界，爭辯就成了意識心了。所以說：「圓成的實性沉藏於意識海中，像飄浮不定的蓬草載沉載浮。」

只是說：「我知道，已學得，明契悟，知解脫，有道理。」在強處就如意，在弱就不如意，這好像是個人的見解，有什麼用處呢？我向你說：「本來就沒事，不要多用心；不必要求真，只要停止自見。」所以說：「內見外見都是錯，佛道魔

所以「文殊暫起二見，貶向二鐵圍山」。文殊即實智，普賢即權智，權實相對治，究竟亦無權實，唯是一心。心且不佛不眾生，無有異見。纔有佛見，便作眾生見。有見無見、常見斷見，便成二鐵圍山，被見障故。

【註】一、二見：斷見與常見，又稱有見與無見，乃是分別見，是固執人之身心斷滅，不續生或常住不間斷的妄見。

二、鐵圍山：佛教以須彌山為中心，其周圍共有八山八海圍繞，最外側為鐵所成之山，稱鐵圍山。

三、實智：如實明白之智。

道都是障道惡緣。」

所以說：「文殊暫時生起二見，就貶向了二鐵圍山。」文殊是表示實智，普賢是表示權智，權和實是互相對治，但究竟也沒有權智的分別，只是一心的作用。心尚且不分是佛或是眾生，沒有不同的見解。心中剛生起佛見，便成了眾生見。有見和無見、常見和斷見，這種分別就成為二鐵圍山，已經被見解所障礙了。

四、權智：為導度他人而起的智慧，又稱方便智。

五、常見、主張世界為常住不變，人類之自我不滅，人類死後自我亦不消滅，且能再生而再以現狀相續，即說我為常住，執著此見解，稱為常見。

六、斷見：偏執世間及終歸斷滅的邪見，認為世間及我僅限今世，死後即歸於斷滅。

祖師直指一切眾生本心、本體，本來是佛，不假修成，不屬漸次，不是明暗。不是明，故無明；不是暗，故無暗。所以「無無明，亦無無明盡」。入我此宗門，切須在意。

祖師直接指出，一切眾生的本心、本體，本來就是佛，不必假借修行才能成就，不屬於漸次，也不是明暗。本心不是明，因而沒有明；不是暗，因而沒有暗。所以《心經》

如此見得，名之為法；見法故，名之為佛；佛法俱無，名之為僧；喚作無為僧，亦名一體三寶。夫求法者，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眾求，應無所求。不著佛求，故無佛；不著法求，故無法；不著眾求，故無僧。

載：「無無明，亦無無明盡。」進入我這個宗門，必須知道。

如此的所見所得，就名稱為法；能徹見此法，就稱為佛；佛和法都不執，名稱為僧，也稱作無為僧，也稱為一體三寶。說到所謂的求法，不執著於佛求，不執著於法求，不執著於眾求，應該是無所求。由於不執著於佛求，所以無佛；不執著於法求，所以無法；不執著於眾生求，所以無僧。

問：和尚見今說法，何得言無僧亦無法？

師云：汝若見有法可說，即是以音聲求我，若見有我，即是處所。法亦無法，法即是心，所以祖師云：「付此心法時，法法何曾法？無法無本心，始解心心法。」實無一法可得，名坐道場。道場者，祇是不起諸見，悟法本空，喚作空如來藏。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若得此中意，逍遙何所論。

問：看到和尚現在說法，怎麼可以說無僧也無法呢？

禪師說：你如果見到有法可說，就是以聲音來求我；如果看見有我，就是處所；法也是沒有法，法就是心。所以祖師說：「傳付這心法的時候，所傳法的法何嘗是法呢？無法就沒本心，才知道此法是心法。」實在沒有一法可以獲得，名叫坐道場；所謂的「道場」，就是不生起各種的見解，徹悟法本來是

空，所以稱空如來藏；本來就沒有任何的物，何處有塵埃呢？如果能得到此中的真意，逍遙自在就不用再說了。

問：本來無一物，無物便是否？

問：本來就沒有任何的一物，那無物就是了嗎？

師云：無亦不是。菩提無是處，亦無無知解。

禪師說：無物也不是。菩提沒有是處，也不是沒有知解。

問：何者是佛？

問：什麼是佛？

師云：汝心是佛，佛即是心，心佛不異，故云「即心即佛」。若離於心，別更無佛。

禪師說：你的心就是佛，佛就是心，心與佛沒有不同，所以說「這心就是佛」。如果離開心，別處更沒有佛了。

云：若自心是佛，祖師西來如何傳授？

問：如果自己的心就是佛，那達摩祖師從西方來，要如何傳授呢？

師云：祖師西來，唯傳心佛，直指汝等心本來是佛。心心不異，故名為祖。若直下見此意，即頓超三乘一切諸位。本來是佛，不假修成。

禪師說：達摩祖師從西方來，唯獨傳此心即佛，直接指出你們的心，本來就是佛。心與心沒有不同，所以稱為祖。如果直接在當下就徹見

云：若如此，十方諸佛出世，說於何法？

師云：十方諸佛出世，祇共說一心法，所以佛密付與摩訶大迦葉。此一心法體，盡虛空徧法界，名為諸佛理。論這箇法，豈是汝於言句上解得他？亦不是於一機一境上見得他。此意唯是默契得，這一門名為「無為法

這個真意，隨即頓時超出三乘的一切階位。此心本來是佛，不必藉修行才成就。

問：如果是這樣，那十方諸佛的出世，是要說什麼法呢？

禪師說：十方諸佛出現於世間，只是共同宣說這一個心法，所以佛陀才秘密付與摩訶大迦葉。這一個心的法體，滿盡虛空遍佈法界，名叫做諸佛理。談論這個法，怎麼是你在言詞上可以解釋的呢？也不是

門」。

在一個機緣或一個境界上可以徹見他。這個意思是唯一在默契中獲得，這一個法門，稱為「無為法門」。

若欲會得，但知無心，忽悟即得。若用心擬學取，即轉遠去。若無歧路心、一切取捨心，心如木石，始有學道分。

如果想要體會獲得，只要知道不刻意用心，忽然間覺悟就能獲得。如果想要以用心來學取，立即遠離他去。如果沒有分歧的心，以及一切的取捨心，心能如同木石一樣，才有學道的份。

云：如今現有種種妄念，何以言無？

問：現今有種種的妄念，為何說沒有呢？

師云：妄本無體，即是汝心所起。汝若識心是佛，心本無妄，那得起心，更認於妄，汝若不生心動念，自然無妄。所以云：「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

禪師說：妄念沒有本體，就是你的心所起的念頭。你如果知道此心是佛，心本來沒有妄念，那怎會起心，更去認知妄念，你如果不起心動念，自然就沒有妄念。所以說：「心念一生，那種種的法就生；心念一滅，那種種法就滅了。」

云：今正妄念起時，佛在何處？

問：如今正是妄念生起時，佛在哪裡呢？

師云：汝今覺妄起時，覺正是佛。可中若無妄念，佛亦無。何故如此？為汝起心作佛見，便謂有佛可成；作眾生見，便謂有眾生可度。起心動念，總是汝見處。若無一切見，佛有何處所？如文殊纔起佛見，便貶向二鐵圍山。

禪師說：你如今覺察妄念生起時，這個覺察正是佛。可是其中如果沒有妄念，佛也沒有了。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你生起心念作佛見，便說有佛可以成就；如果生起眾生見，便說有眾生可度。起心動念，就是你見佛與眾生的地方。如果沒有一切見，佛有何處可居呢？有如文殊菩薩才生起佛見時，就被貶向二鐵圍山。

云：今正悟時，佛在何處？

師云：問從何來？覺從何起？語、默、動、靜，一切聲色，盡是佛事，何處覓佛？不可更頭上安頭，嘴上加嘴！但莫生異見，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總不出汝心，三千世界都來是汝箇自己，何處有許多般？

問：現在正是覺悟時，佛在什麼地方呢？

禪師說：問是從哪裡來？覺察是從什麼地方起的？言語、靜默、運動、寂靜，一切的聲色，都是佛的成就事，要到何處去找佛呢？不可以更在頭上再安個頭，嘴上再加個嘴。只要不生起不同的見解，山即是山，水即是水，僧即是僧，俗即是俗，山河大地，以及日月星辰，總不會出離你的心。三千大千世界

心外無法，滿目青山，虛空世界，皎皎地無絲髮許，與汝作見解。所以一切聲色，是佛之慧目，法不孤起，仗境方生，為物之故，有其多智。終日說，何曾說？終日聞，何曾聞？所以釋迦四十九年說，未曾說著一字。

都是來自於你自己，哪裡還有這許多這般的現象呢？

此心之外沒有法，眼前滿滿的青山，以及虛空的世界，很清楚毫無一點，不是給你作為見解用的。所以一切的聲色，都是佛的慧目，法不單獨生起，倚仗境界才生起，因為有了萬物，所以才會有多智之事。終日說法，何曾說法呢？終日聞法，何曾聞法呢？所以釋迦牟尼佛說法四十九年，未曾說過一字真理。

云：若如此，何處是菩提？

師云：菩提無是處，佛亦不得菩提，眾生亦不失菩提。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求，一切眾生即菩提相。

云：如何發菩提心？

師云：菩提無所得，你今但發無所得心，決定不得一法，即菩提心。菩提無住處，是故無有得者。故云：「我

問：如果是這樣，那何處是菩提呢？

菩提不是在特定的地方，佛也不獲得菩提，眾生也不失去菩提。不可以用此身獲得，不可以此心求得，一切眾生就是菩提相。

問：要如何發菩提心呢？

禪師說：菩提沒有地方可以得到，你現在只要發無所得的心，決定不要獲得任何一法，就是菩提心。菩

於然燈佛所，無有少法可得，佛即與我授記。」

明知一切眾生，本是菩提，不應更得菩提；你今聞發菩提心，將謂一箇心學取佛去，唯擬作佛，任你三祇劫修，亦祇得箇報化佛，與你本源真性佛，有何交涉？故云：「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

提沒有住著的地方，所以說沒有人獲得。所以《金剛經》說：「我於燃燈佛處，沒有少許的法可獲得，所以燃燈佛才給我授記。」

明知道一切眾生，本來就是菩提，不應該更向外去求得菩提。你現在聽說發菩提心，就說有一顆心，可以去取得佛法，只因為你想要作佛，任憑你經過三祇劫的長時間修行，也只能得到一個報身或化身佛，這和你本源的真性佛，有什麼關係呢？所以說：「向外求取的

問：本即是佛，那得更有四生六道種種形貌不同？

師云：諸佛體圓，更無增減，流入六道，處處皆圓，萬類之中，箇箇是佛。譬如一團水銀，分散諸處，顆顆皆圓，若不分時，祇是一塊，此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種種形貌，喻如屋舍，捨驢屋入人屋，捨人身入天身，乃至聲聞、緣覺、菩薩、佛屋，皆是

有形相的佛，與你的本佛是不相同的。」

問：本來就是佛，那為何還有四生六道的種種不同形貌呢？

禪師說：諸佛的本體圓通，更沒有增或減，雖然流入六道，處處還是圓通，在萬類的當中，個個都是佛。譬如一團水銀，分散在各地，每顆水銀還是圓的，如果不分開時，祇是一塊水銀，這就是一即是一切，一切即是一。各種不同的

汝取捨處，所以有別。本源之性，何得有別？

形貌，好像屋子一樣，捨離驢屋進入人屋，捨離人身進入天身，乃至於聲聞屋、緣覺屋、菩薩屋、佛屋，都是你取捨的地方，所以外相有分別。本源的心性，怎會有分別呢？

問：諸佛如何行大慈悲，為眾生說法？

問：諸佛如何推行大慈悲，來為眾生說法呢？

師云：佛慈悲者，無緣故，名大慈悲。慈者不見有佛可成，悲者不見有眾生可度。其所說法，無說無示；其

禪師說：所謂的「佛慈悲」，因為不執於因緣，所以稱為大慈悲。所謂「慈」，就是不見有佛可以成

聽法者，無聞無得。譬如幻士，為幻人說法。者箇法，若為道我從善知識言下領得，會也、悟也；者箇慈悲，若為汝起心動念學得他見解，不是自悟本心，究竟無益。

問：何者是精進？

就；所謂「悲」，就是不見有眾生可以度化。其所說的法，沒有說法者，沒有開示者；其聽法的人，沒有聽的法，也沒有得的法。有如幻士，為幻人說法一樣。這個法，如果說我是從善知識言說當下，領會得來才開悟的；這個慈悲，如果是因為你的起心動念，為了學得他人的見解，不是自己覺悟的本心，究竟還是沒有好處。

問：什麼是精進？

師云：身心不起，是名第一牢彊精進。纔起心向外求者，名為歌利王愛遊獵去；心不外遊，即是忍辱仙人；身心俱無，即是佛道。

問：若無心行，此道得否？

師云：無心便是行此道，更說什麼得與不得？且如瞥起一念，便是境；若無一念，便是境忘心自滅，無復可追

禪師說：身心不起念，名叫第一牢固堅強的精進。才剛起心要向外求的人，名叫歌利王喜愛遊玩打獵去；心不向外遊玩，就是忍辱仙人；身心都不執著，就是佛道。

問：如果沒有用心去實行，這道能獲得嗎？

禪師說：無心就是實行這道，何必還說得與不得呢？而且如瞬間而起的一個念頭，就是境；如果沒有任

尋。

問：如何是出三界？

師云：善惡都莫思量，當處便出三界。如來出世，為破三有。若無一切心，三界亦非有。如一微塵破為百分，九十九分是無，一分是有，摩訶衍不能勝出；百分俱無，摩訶衍始能勝出。

【註】一、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
二、三有：欲有、色有、無色有。
三、摩訶衍：大乘佛法。

何一個念頭，就是著境的忘心自然消滅，沒有什麼可以再追尋的。

問：什麼叫做出三界？

禪師說：善與惡都不要去思量，當下之處就是出離三界。如來出現世間，是為了破除三有。如果沒有一切的心，三界也沒有。有如一粒微塵，破裂分為一百分，有九十九分沒有了，尚有一分，這摩訶衍就不能勝出；要百分全都沒有，摩訶衍才能勝出。

上堂云：即心是佛。上至諸佛，下至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同一心體。所以達摩從西天來，唯傳一心法，直指一切眾生，本來是佛，不假修行。但如今識取自心，見自本性，更莫別求。

禪師上堂說：這心就是佛。上至諸佛，下到所有的眾生，都具有佛性，同是這一心的本體。所以達摩祖師從西天來，唯有傳此一心法，直接指出一切眾生，本來就是佛，不必藉由修行。只要現在能從自己的心性認知，徹見自己的本性，更不要到別處去求。

云何識自心？即如今言語者，正是汝心；若不言語，又不作用，心體如虛空相似，無有相貌，亦無方所，亦不

要如何認識自己的本心？就是現在說話的人，正是你的本心。如果你沒有說話，又沒有作用，心的本體

一向是無，有而不可見故。

如同虛空一樣，沒有相貌，也沒有地方處所，也不能說一向都沒有，是因為有而不可看見。

祖師云：真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為智；若不應緣之時，不可言其有無；正應之時，亦無蹤跡。既知如此，如今但向無中棲泊，即是行諸佛路。

祖師說：真性藏在心地中，沒有頭也沒有尾，順應因緣而化解萬物，方便稱為智。如果不應緣的時候，不可說他沒有；正在應緣的時候，也沒有蹤跡可尋。既然知道這樣，現在只要在無當中棲息，就是行於諸佛之路。

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切眾生輪迴生死者，意緣走作，心於六道不停，致使受種種苦。

淨名云：「難化之人，心如猨猴。」故以若干種法，制禦其心，然後調伏。所以「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故知一切諸法，皆由心造，乃至人天、地獄、六道、修羅，盡由心造。

《金剛經》說：「應該無所住著而生其心。」一切的眾生輪迴於生死的，都是心意因緣所造作，心性在六道中不能停止，才會受到種種痛苦。

《淨名經》說：「難以教化的人，其心有如猿猴。」所以才用一些法，來制服防禦這個心，然後加以調伏。所以說：「心生種種法就生，心滅種種法就滅。」因此知道一切的諸法，都是由心所造成，乃

如今但學無心，頓息諸緣，莫生妄想分別，無人、無我、無貪瞋、無憎愛、無勝負，但除卻如許多種妄想，性自本來清淨，即是修行菩提法佛等。若不會此意，縱你廣學，勤苦修行，木食草衣，不識自心，皆名邪行，盡作天魔外道。

【註】一、天魔：為欲界第六天主，常為修道設置障礙。

至於人道、天道、地獄道、修羅道等六道，都是由心所造成。

現在只要學得無心，頓時息滅諸因緣，不要生長妄想分別心，不要有人我、貪瞋憎愛、勝負的分別，只要除去這許多的妄想，本性自然本來就是清淨，就是修行菩提法、佛法等。如果不體會這個涵意，縱使你廣泛地學習，勤苦地修行，吃蔬食穿草衣，不能認識自己的本心，都名為邪行，都是造作天魔外道。

水陸諸神，如此修行，當復何益？誌公云：「本體是自心作，那得文字中求？」如今但識自心，息卻思惟，妄想塵勞自然不生。淨名云：「唯置一牀，寢疾而臥。」心不起也。如人臥疾，攀緣都息，妄想歇滅，即是菩提。

【註】一、妄想：妄為分別而取種種之相。
二、塵勞：煩惱的異名。貪瞋等之煩惱，污穢真性，擾亂身心，謂之塵勞。
三、攀緣：心著外境，隨境起念。

水陸的諸位神明，如此的修行，又有什麼意義呢？誌公和尚說：「本性的法體是自心所作，哪能從文字中求得呢？」現在只要認識自己的本心，息滅思維，妄想、塵勞自然就不會生起。《淨名經》說：「只要放置一張床，作為睡覺養病躺臥之用。」這就是教我們不起念。有如世人病臥床上，所有的攀緣都息滅，妄想都歇息，就是菩提。

如今若心裏紛紛不定，任你學到三乘、四果、十地諸位，合殺祇向凡聖中坐！諸行盡歸無常，勢力皆有盡期，猶如射箭於空，力盡還墜，卻歸生死輪迴。如斯修行，不解佛意，虛受辛苦，豈非大錯？

【註】一、四果：指聲聞乘依四聖諦修證，所證之四種果位，即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

誌公云：「未逢出世明師，枉服大乘法藥。」如今但一切時中，行住坐臥，但學無心，亦無分別，亦無依

現在如果心中還是紛擾不定，任由你學到三乘、四果、十地的階位，只能坐在凡聖的名相中。諸行終究都是無常，勢力都有盡頭的時候，有如向天空射箭，力量已盡還是會墜落，卻還是歸向生死輪迴。這樣的修行，不能了解佛法，雖辛苦卻無實得，豈不是很大的錯誤嗎？

誌公和尚說：「沒能遇到出世的明師，服用大乘的法藥也沒用。」如今只要在一切時當中，無論行住坐

倚，亦無住著，終日任運騰騰，如癡人相似，世人盡不識你，你亦不用教人識不識，心如頑石頭，都無縫罅，一切法透汝心不入，兀然無著，如此始有少分相應。

臥，只要學得無心，也沒有分別，也沒有依倚，也沒有住著，整天隨著大自然騰騰運作，有如癡呆的人一樣。縱使世間的人都不認識你，你也不必刻意去引起他，認識或不認識，此心有如頑石一樣，毫無一點空隙，一切的法都無法滲透你的心，仍然不要執著，如此才能得到些許的相應。

透得三界境過，名為佛出世；不漏心相，名為無漏智。不作人天業，不作地獄業，不起一切心，諸緣盡不生，

能看透通過三界的境地，名叫佛出世；不漏於心相，名叫無漏智。不造作人天的業，不造作地獄的業，

即此身心是自由人。不是一向不生，祇是隨意而生，經云「菩薩有意生身」是也。

【註】一、無漏智：謂三乘之人，離煩惱無染的清淨智，可斷惑證理。

二、意生身：乃初地以上的菩薩身，為眾生濟度如意受生而得之身。

忽若未會無心，著相而作者，皆屬魔業。乃至作淨土佛事，並皆成業，乃名佛障。障汝心故，被因果管束，去住無自由分。所以菩提等法，本不是有，如來所說，皆是化人，猶如黃葉為金，權止小兒啼故。實無有法，名

不生一切的心，所有一切緣都不生，那這個身心就是自由人了。不是一直以來都不生，只是隨意而生，如《楞嚴經》所說：「菩薩的階位中有意生身。」就是了。

忽然間如果還未能體會無心，還執著於形相而運作的，都是屬於魔業，乃至於造作淨土的佛事，一並都成了造業，名叫佛障。是障礙你心的緣故，被因果所束縛，要離去要留住，都沒有自由。所以菩提等

阿耨菩提。

如今既會此意，何用區區？但「隨緣消舊業，更莫造新殃」，心裏明明，所以「舊時見解，總須捨卻。」淨名云：「除去所有。」法華云：「二十年中，常令除糞。」祇是除去心中作見解處。又云：「蠲除戲論之糞。」

【註】一、戲論：非理的言論，無義的言論。

一切法，本來是沒有，如來所說的法，都是為了教化世人，有如把黃色樹葉當成黃金，是為了權且止住小兒的哭啼。實在沒有法，稱為阿耨菩提。

現在既然已經體會這真意，何必再生分別呢？只要能「隨著因緣消除舊業，不要再造新的禍殃」，心裡非常明白，所以「過去的見解，總是必須要捨棄。」《淨名經》說：「要除去所有的一切。」《法華經》說：「在這二十年當中，常要

所以如來藏，本自空寂，並不停留一法，故經云：「諸佛國土，亦復皆空。」若言佛道是修學而得，如此見解，全無交涉。或作一機一境，揚眉動目，祇對相當，便道契會也，得證悟禪理也。

去除如糞便的穢物。」只是除去心中執有見解之處，又說：「捐除戲論的糞便穢物。」

所以如來藏，本來自是淨空寂靜，並沒有停留一法，因此《淨名經》說：「諸佛國土，也都是淨空的。」如果說佛道是修行學習得來的，如此的見解，全然不能體悟。有時獲得一個機會或境界，就眉目皆動得意洋洋，只是偶而應對得當，便說已經契入會合了，已經證得禪理。

忽逢一人不解，便道都無所知；對他若得道理，心中便喜歡；若被他折伏，不如他，便即心懷惆悵。如此心意學禪，有何交涉？任汝會得少許道理，祇得箇心所法，禪道總沒交涉。

【註】一、心所法：隨著心法而起，為心王所擁有，並且和心王相應不離。

所以達摩面壁，都不令人有見處。故云：「忘機是佛道，分別是魔境。」此性，縱汝迷時亦不失，悟時亦不

忽然遇到一個人不了解，就說對此一無所知；如果能使他得以明了此道理，心中便會很高興；如果被他的道理所折伏，不如他知道得明白，心中便立即產生惆悵。用這樣的心態去學禪，怎能會有體悟呢？任憑你體會一些道理，只是得到心所法而已，對於禪道還是不清楚。

所以達摩的面壁，都不使人有看到地方，所以說：「忘機才是佛道，起分別就是魔道。」這心性，縱使

得。天真自性，本無迷悟，盡十方虛空界，元來是我一心體。

【註】一、面壁：坐禪的異名。初達摩往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凡九年，不發一語，世人稱為面壁九年。

二、忘機：忘掉世俗的機巧之心，淡泊名利，與世無爭。

縱汝動用造作，豈離虛空？虛空本來無大無小、無漏無為、無迷無悟，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絕纖毫的量，是無依倚、無粘綴，一道清流，是自性無生法忍，何有擬議？真佛無口，不解說法。真聽無耳，其

你迷惑時也不失去，覺悟時也沒得到。天真的本性，本來就沒有迷悟，遍滿十方的虛空法界，原來是我這個心的本體。

縱使你運動用心造作，豈是能離開虛空嗎？虛空本來就沒有大小，無漏也無為，無迷也無悟，徹底了見，實在沒有一物，也沒有人，也沒有佛，絕棄絲毫的微量，是無所依倚，也無處可粘著綴合。這一道

誰聞乎？珍重。

【註】一、粘綴：沾染。

二、無生法忍：遠離生滅的真如實相理體，真智安住於此理而不動。

師本是閩中人，幼於本州黃蘗山出家，額間隆起如珠，音辭朗潤，志意沖澹。後遊天臺，逢一僧如舊識，乃同行。屬澗水暴漲，師倚杖而止，其僧率師同過，師云：請兄先過！其僧即浮笠於水上便過。師云：我卻共箇稍子作隊，悔不一棒打殺。

的清流，就是自性的無生法忍，還有什麼可虛擬議論的呢？真佛沒有嘴巴，不能解說佛法。真人聽聞沒有耳，那是誰在聽呢？珍重啊！

禪師本來是閩中的人，幼年時在本州（江西南昌洪州高安）的黃蘗山出家，在額頭上有一顆如珠狀的隆起，說話聲音洪亮，言辭內容豐潤，意志謙沖澹泊。後來到天臺山（浙江省天台縣北）行腳，遇到一位僧人，一見如故，於是兩人結

有僧辭歸宗。宗云：往甚處去？

【註】一、歸宗：即唐代歸宗智常禪師，為馬祖道一的法嗣，籍貫與生卒年皆不詳，住於廬山歸真寺弘揚宗風，示寂後謚號「至真禪師」。

伴同行。當要過河時，忽然河水暴漲，禪師拄著手杖站立，這僧要帶禪師一同過河。禪師說：「請兄長先過河。」這僧隨即將斗笠置於水上，站在斗笠過河。禪師說：「我只是和一個船夫當伙伴，真後悔沒有將他一棒打殺。」

有一個僧人向歸宗禪師辭行，歸宗禪師問說：「要到哪裡去？」

云：諸方學五味禪去。

【註】一、五味禪：相對祖師的一味禪，斥責五種交雜的如來禪之意，包括外道禪、凡夫禪、小乘禪、大乘禪、最上乘禪。

說：到各方去學五味禪。

宗云：諸方有五味禪，我這裏祇是一味禪。

【註】一、一味禪：乃純一無雜的最上乘禪。亦即頓悟禪。

歸宗禪師說：各方有五味禪，我這裡只有一味禪。

云：如何是一味禪？宗便打。

僧問：「什麼是一味禪？」歸宗禪師拿棒便打。

僧云：會也！會也！

僧說：「我會了！我會了！」

宗云：「道！道！」僧擬開口，宗又打，其僧後到師處。

歸宗禪師說：「說！說！」那僧正要開口，歸宗禪師又棒打，這僧後來到斷際禪師的地方。

師問：甚麼處來？

斷際禪師問：你從哪裡來？

云：歸宗來。

答：從歸宗禪師處來。

師云：歸宗有何言句？

禪師問：歸宗禪師有何說法？

僧遂舉前話。師乃上堂，舉此因緣云：馬大師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問著箇箇屙漉漉地，只有歸宗較些子。

這僧於是將前面的情況重述一遍。斷際禪師登上法堂，舉這個故事的因緣說：「馬祖道一大師的法嗣，

【註】一、屙漉漉地：如平常的修者，能說出一些境界。

二、較些子：好一些。悟境高一些。

有八十四位大善知識，都說有境界的，只有歸宗禪師稍勝一籌，好了一些而能入禪境。」

師在鹽官會裏，大中帝為沙彌，師於佛殿上禮佛。

【註】一、鹽官：唐代僧，即杭州鹽官縣鎮國海昌院的齊安禪師，俗姓李，為馬祖道一的法嗣，後謚「悟空大師」。

二、大中帝：即唐宣宗，大中為唐宣宗於西元八四六年至八五九年的年號。

三、沙彌：指佛教僧團中，已受十戒，未受具足戒，年齡在七歲以上，未滿二十歲的出家男子。

禪師在鹽官禪師的法會中，唐宣宗當沙彌時，禪師在佛殿上禮敬諸佛。

沙彌云：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眾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

【註】一、長老：年齡長而法臘高，智德俱優的大比丘，又稱上座、上首、首座。

師云：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眾求，常禮如是事。

沙彌云：「用禮何為？」師便掌。

沙彌云：太麤生。

沙彌問：不執著於佛求，不執著於法求，不執著於僧求，那長老禮拜，所求是什麼呢？

禪師說：不執著佛求，不執著法求，不執著於僧求，經常禮敬這些事。

沙彌問：「那禮敬又有何用呢？」

禪師便一掌打過去。

沙彌說：太粗魯了。

師云：「這裡是什麼所在，說麤說細？」隨後又掌，沙彌便走。

禪師說：「這裡是什麼地方，還說粗說細的外相呢？」接著又一掌打過去，沙彌便走開了。

師行腳時到南泉，一日齋時，捧鉢向南泉位上坐。南泉下來見，便問：長老什麼年中行道？

禪師行腳來到南泉。有一天用齋飯時，手捧著鉢就坐在南泉禪師的座位上。南泉禪師下來看到，就問說：「長老是什麼時候坐在位上的呢？」

【註】一、行腳：又稱遊方，謂僧侶無一定居所，或為尋訪名師，或為自我修持，或為教化他人，而廣遊四方。

二、南泉：俗稱南泉普願，唐代僧，俗姓王，河南開封人，十歲受業於大隗山懷讓，後參謁馬祖道一，有所省悟，貞元

十一年（西元七九五年）於池陽南泉山建禪宇，三十餘年不出山，世壽八十七歲。
三、行道：已經知道本來面目的意思。

師云：威音王已前。

【註】一、威音王已前：禪林常用以指點學人本來面目，即父母未生之前、天地未開以前、空劫以前。

禪師說：在威音王以前。

南泉云：「猶是王老師孫在。」師便下去。

【註】一、王老師：南泉俗姓王，常自稱王老師。

南泉禪師說：「猶如我這個王老師一樣，佛性早就存在。」禪師就離座而去。

師一日出次，南泉云：如許大身材，戴箇修子大笠？

師云：三千大千世界總在裏許。

南泉云：「王老師嘛？」師戴笠便行。

師一日在茶堂內坐，南泉下來，問：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

【註】一、定慧等學：等同任持禪定與智慧，雙

斷際禪師有一天出去，南泉禪師說：「那麼大的身材，為何不戴大一點的斗笠呢？」

禪師說：這三千大千世界都在裡面呢！

南泉說：「是王老師我嗎？」禪師戴上斗笠就走了。

斷際禪師有一天在茶堂內坐著，南泉禪師下來，問說：定慧等學，明見佛性，這個道理要怎麼說呢？

運並為修學而沒有輕重先後的分別。

師云：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

泉云：莫便是長老見處麼？

師云：不敢！

泉云：漿水錢且置，草鞋錢教什麼人還？師便休。

斷際禪師說：在十二時中，從來不倚恃一件外物。

南泉禪師說：這難道就是長老你的見地嗎？

斷際禪師說：不敢！

南泉禪師說：「這漿汁的錢暫且不談，那腳上穿的草鞋錢，叫誰來還呢？」禪師就不再說話了。

後溈山舉此因緣問仰山：莫是黃蘗搆他南泉不得麼？

【註】一、溈山：即溈山靈祐（西元七七一年至八五三年），唐代僧，為溈仰宗初祖，福州長溪（福建霞浦縣南）人，俗姓趙，法名靈祐。十五歲隨建善寺法常律師出家。二十三歲參謁百丈懷海，為上首弟子，世壽八十三歲，法臘六十四，諡號「大圓禪師」。

二、仰山：即仰山慧寂（西元八四〇年至九一六年），唐代禪僧，廣東番禺人，俗姓葉。九歲，往依和安寺通禪師。十七歲，自斷二指，立誓落髮，參謁耽源應真，了悟玄旨，後入溈山靈祐之室，受其印可。世壽七十七歲，諡「智通禪師」。

後來溈山禪師舉這個因緣之事，來問仰山禪師：「難道黃蘗斷際禪師的境界，不能與南泉禪師相提並論嗎？」

三、搆：結交。

仰山云：不然，須知黃蘗有陷虎之機。

溈山云：子見處得與麼長。

一日普請，泉問：什麼處去？

師云：擇菜去。

仰山禪師說：不是這樣，必須知道黃蘗禪師有陷落老虎的機鋒。

溈山禪師說：您的見地和他們一樣有長見。

有一天，要普請大眾來供養，南泉禪師問：「你要到哪裡去？」

斷際禪師說：我要去選擇好的菜。

泉云：「將什麼擇？」師豎起刀子。

南泉禪師問：「用什麼方法去擇菜呢？」禪師就豎起手上的刀子。

泉云：只解作賓，不解作主。師扣三下。

南泉禪師說：「這只是方便法而已，不能當作本體。」禪師敲三下，表示認同。

一日，五人新到，同時相看，一人不禮拜，以手畫一圓相而立。

有一天，新來的五個人，同時互相對看，其中有一個人不禮拜，以手畫一個圓圈，就站在圓圈中。

師云：還知道好隻獵犬麼？

斷際禪師說：還知道要找一隻好的獵犬嗎？

云：尋羚羊氣來。

師云：羚羊無氣，汝向什麼處尋？

云：尋羚羊蹤來。

師云：羚羊無蹤，汝向什麼處尋？

云：尋羚羊跡來。

答：尋找羚羊的氣來。

禪師說：羚羊沒有氣，你向什麼地方去尋找呢？

答：尋找羚羊的蹤影來。

禪師說：羚羊沒有蹤影，你要向什麼地方去尋找呢？

答：尋找羚羊的腳跡來。

師云：羚羊無跡，汝向什麼處尋？

云：「與麼則死羚羊也。」師便休。

來日陞座退，問：「昨日尋羚羊僧出來。」其僧便出。

師云：「老僧昨日後頭未有語在，作麼生？」其僧無語。

禪師說：羚羊沒有腳跡，你要向什麼地方尋找呢？

答：「難道這是隻死羚羊。」禪師就不再說了。

隔天禪師升座開示後就退下來，問：「昨天尋找羚羊的僧人出來。」那僧就站出來。

禪師說：「老僧昨天後來沒有說任何話，是什麼意思呢？」那僧人無話可說。

師云：將謂是本色衲僧，元來祇是義學沙門。

禪師說：我以為你是一位開悟的出家人，原來只是一個學義理的出家人。

師曾散眾在洪州開元寺。裴相公一日入寺行次，見壁畫，乃問寺主：這畫是什麼？

禪師曾經隨眾僧住在洪州的開元寺。裴休相公有一天來到寺內走走，看到一幅壁畫，於是問寺主說：「這幅畫是什麼人呢？」

寺主云：畫高僧。

寺主說：畫一位高僧。

相公云：「形影在這裏，高僧在什麼處？」寺主無對。

裴休相公說：「形影在這個地方，這位高僧在哪裡呢？」寺主無言以對。

相公云：此間莫有禪僧麼？

裴休相公問：這裡莫非住有禪師嗎？

寺主云：有一人。

寺主說：有一個人。

相公遂請師相見，乃舉前話問師。

裴休相公於是請斷際禪師相見，又舉出前面的話來問禪師。

師召云：「裴休！」休應諾。

禪師召喚說：「裴休！」裴休答應了。

師云：「在什麼處？」相公於言下有省，乃再請師開堂。

禪師問說：「在什麼地方呢？」裴休相公在此當下省悟，於是再請求

上堂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與麼行腳，笑殺他人，總似與麼容易，何處更有今日？汝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

【註】一、噇：飲食沒有節制。讀床。

時有僧問：祇如諸方見今出世，匡徒領眾，為什麼卻道無禪師？

禪師開堂說法。

斷際禪師登上法堂說：你們諸人都如同狂吃酒糟的人，不知其精華，與其這樣到處行腳，不就會笑死人嗎？你們總以為修行是那麼容易嗎？你們要到哪裡，才有今天的因緣呢？你還知道大唐國中，就沒有禪師了嗎？

當時有僧人問說：只是如同各方看到你現在已經出世了，帶領糾正著僧眾，為什麼卻說沒有禪師呢？

師云：不道無禪，祇道無師。

後溈山舉此因緣問仰山云：意作麼生？

仰山云：鵝王擇乳，素非鴨類。

【註】一、鵝王擇乳：置水與乳於同一容器，鵝王唯飲乳汁，而留下水。水，表示眾生；乳，表示佛聖。此鵝王擇乳的故事，乃比喻覺者，雖住於污穢的世間，亦不被污

禪師說：不是說無禪，禪理是時時存在的；只是說無師，因不能領悟禪理。

後來溈山靈祐舉出這個因緣，來問仰山慧寂說：「這是什麼意思呢？」

仰山慧寂說：鵝王擇乳而飲，不同一般的鴨類。

染。又比喻能辨別真偽邪正善惡。

溈山云：此實難辨。

潙山靈祐說：這實在很難辨別。

裴相一日托一尊佛，於師前胡跪云：請師安名！

裴休相公有一天手托一尊佛像，來到禪師前，跪下說：「請師父命名。」

師召云：「裴休！」休應諾。

禪師召喚說：「裴休！」裴休應答。

師云：「與汝安名竟。」相公便禮拜。

禪師說：「已經給你命名了。」裴相公於是頂禮參拜。

相公一日上詩一章，師接得便坐卻，乃問：會麼？

相公云：不會。

師云：與麼不會，猶較些子，若形紙墨，何有吾宗？

詩曰：「自從大士傳心印，額有圓珠七尺身，掛錫十年棲蜀水，浮杯今日渡漳濱；千徒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花

裴相公有一天呈上一首詩，禪師接過手後就坐下來了，於是問：「你領會了嗎？」

裴相公說：還沒領會。

禪師說：怎麼不能領會呢？還差一點點，如果還要筆墨來形容，怎會是我禪宗的主旨呢？

詩文說：「自從斷際大士傳了心印，他額上有塊圓肉珠，身體有七尺高。十年的時間掛單住錫在蜀

結勝因，願欲事師為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

【註】一、龍象：原指象中的殊勝者，比喻菩薩的威猛能力。

二、勝因：殊勝的因緣。

師答曰：「心如大海無邊際，口吐紅蓮養病身；雖有一雙無事手，不曾祇揖等閑人。」

水，今日有如浮杯漂渡到了漳江岸邊。上千的徒弟都具有佛門的龍象，跟隨著禪師的修境步步高升。我從萬里來到此地，以香花供養來結此勝因，希望能成為禪師的弟子，不知禪師要將這法交給誰呢？」

禪師回答說：「心性有如大海一樣，沒有邊際，口中所說的有如紅蓮的妙法，可以療養生病的色身；雖然已經證得，有如一雙無事手的無為法，但那些只會打躬作揖的人，也是無法領會這無為法。」

夫學道者，先須屏卻雜學諸緣，決定不求，決定不著。聞甚深法，恰似清風屆耳，瞥然而過，更不追尋，是為甚深。入如來禪，離生禪想。從上祖師，唯傳一心，更無二法，指心是佛，頓超等妙二覺之表，決定不流至第二念，始似入我宗門。

【註】一、決定：一定不變。
二、甚深：指如來所證之真如理智境界。
三、如來禪：入於如來地，證得聖智三種樂，為利益眾生而示現不可思議的廣大妙用。

凡是學道的人，必須先要屏棄雜學諸多因緣，決定不追求，決定不執著。聽聞甚深妙法，有如清風過耳，很快就過了，更不要去追尋，這就是甚深。入於如來禪，要離去生如來禪的思想。從以上的祖師，唯有傳這一個心法，更是沒有第二法，指明這心就是佛，頓時超出等妙二覺的表相，決定不流到第二念，這才像進入我禪宗的宗門。

如斯之法，汝取次人，到這裏擬作麼生學？所以道：擬心時，被擬心魔縛；非擬心時，又被非擬心魔縛；非非擬心時，又被非非擬心魔縛。魔非外來，出自你心。唯有無神通菩薩，足跡不可尋。

【註】一、擬心：用心造作。

二、心魔：指貪欲、婬欲等煩惱魔，乃使人步入邪途之力。

三、無神通菩薩：比喻不會顯露起心動念的執著相。

這些法，你取次第的生滅心，到這裡要如何學習這個禪呢？所以說：當你用心的時候，就被心魔所束縛；不用心時，又被不用心魔所束縛；如果又回到用心時，又被用心魔所束縛。魔不是從外來的，是出自你的心。只有無神通菩薩，才沒有足跡可尋。

若以一切時中，心有常見，即是常見外道；若觀一切法空，作空見者，即是斷見外道。所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此猶是對外道邪見人說。若說法身以為極果，此對三賢十聖人言。

【註】一、常見：主張世界常住不變，人類之自我不滅，人類死後自我亦不消滅，且能再生而再以現狀相續，即說我為常住，執此見解，即稱常見。說此常見之外道，則稱常見外道。

二、空見：不承認三世因果之理，或執著於空法而全然否定諸法存在之妄見。

三、斷見：偏執世間及我，終歸斷滅的邪見。主張此斷見者，被稱為斷見外道。

如果在一切時中，心執有常見，就是常見外道；如果觀照一切法空，當作空見的人，就是斷見外道。所以三界只是心的作用，萬法只是心識的作用，這些道理還是對外道、邪見的人說的。如果說，把法身當作修行極高的成果，這是對三賢、十聖的人所說。

四、三界唯心：指欲界、色界、無色界等三界，所有的現象，皆由一心所變現。

五、萬法唯識：華嚴宗對一切諸法，認為皆由一心所現。

六、三賢：指修善根以制伏煩惱，使心調和的三種修行階位。可分為小乘的五停心、別相念住、總相念住，和大乘的十住、十行、十迴向三位。

七、十聖：指十地位的菩薩，皆已斷惑，證會正性，故稱十聖。

故佛斷二愚，一者微細所知愚，二者極微細所知愚。佛既如是，更說什麼等妙二覺來？所以一切人但欲向明，不欲向闇，但欲求悟，不受煩惱無

所以佛斷除兩種愚，第一種是微細所知愚，第二種是極微細所知愚。佛既然是如此，那還更說什麼等妙二覺呢？因此所有的人，只希望向

明，便道佛是覺，眾生是妄。

若作如是見解，百劫千生輪迴六道，更無斷絕，何以故？為謗諸佛本源自性故。他分明向你道：佛且不明，眾生且不闇，法無明闇故；佛且不彊，眾生且不弱，法無彊弱故；佛且不智，眾生且不愚，法無愚智故。

著光明，不希望向著黑暗；只想求得覺悟，不領受煩惱無明，就說佛就是覺醒，眾生就是迷妄。

如果作這樣的解釋，百劫千生都在六道輪迴當中，更是無法斷絕，是什麼緣故呢？因為毀謗諸佛本源自性的緣故。他已清楚告訴你說：佛尚且不明，眾生也不暗；佛尚且不強，眾生也不弱，因法沒有強弱的緣故；佛尚且不智，眾生也不愚，法沒有智愚分別的緣故。

是你出頭總道解禪，開著口便病發：不說本，祇說末；不說迷，祇說悟；不說體，祇說用，總無你話論處。他一切法，且本不有，今亦不無；緣起不有，緣滅不無；本亦不有，本非本故；心亦不心，心非心故；相亦非相，相非相故。

是因你強出頭，總是說要解釋禪，只要一開口，便是病發的時候：不能說本源，只說末端；不說迷惑，只說證悟；不說本體，只說作用，這裡總是沒有你說話的地方。他的一切法，本來就不有，現在也不無；緣起本不有，緣滅也不無；本也是不有，因此本非本的緣故；心也不是心，因此心非心的緣故；此相也是非相，因此相本來是非相的緣故。

所以道：「無法無本心，始解心心法。」法即非法，非法即法，無法無非法，故是心心法。忽然瞥起一念，了知如幻如化，即流入過去佛，過去佛且不有，未來佛且不無，又且不喚作未來佛；現在念念不住，不喚作現在佛。

所以說：「沒有法沒有本心，才能解開心及心法。」法即是非法，非法即是法，沒有法也沒有非法，所以說是心心法。忽然閃過一個念頭，徹底知道這些都是幻化，隨即流入了過去佛，過去佛尚且不有，未來佛且是不無，又尚且不叫做未來佛；現在的念念不住著，不叫做現在佛。

佛若起時，即不擬他是覺是迷，是善是惡，輒不得執滯他、斷絕他。如一

佛如果起作用時，就是不將他比擬為覺或是迷，是善或是惡，就是不

念瞥起，千重關鎖鎖不得，萬丈繩索索他不住。既若如是，爭合便擬滅他、止他？分明向你道「爾燄識」，你作麼生擬斷他？

可執著他，也不可斷絕他。如果一個念頭忽然起來，千重的關鎖，也鎖他不得；萬丈的繩索，也索他不住。既然是這樣，那怎能將他消滅阻止呢？已經很清楚地向你說：「你的意識非常旺盛。」你要用什麼東西強為斷除他呢？

喻如陽燄，你道近，十方世界求不可得，始道遠，看時秖在目前，你擬趁他，他又轉遠去，你始避他，他又來逐你，取又不得，捨又不得。既若如此，故知一切法性自爾，即不用愁

比如燄陽高照，你說近，但走遍十方世界也求不得；你才說遠，看的時候只是在眼前，你想要追他，他瞬間又轉到遠處了，你剛想要避開他，他又向你追來，取不得他，又

他、慮他。

如言前念是凡，後念是聖，如手翻覆一般，此是三乘教之極也。據我禪宗中，前念且不是凡，後念且不是聖；前念不是佛，後念不是眾生。所以一切色是佛色，一切聲是佛聲。

捨不得他。既然是這樣，所以知道一切的法性，都是如此自然，就是不用憂愁他、思慮他。

如果說前念是凡，後念是聖，如同手在翻覆一樣，這是三乘教的極理。依據我禪宗所說，前念尚且不是凡，後念也不是聖；前念不是佛，後念也不是眾生。所以一切的色，都是佛色；一切的聲，都是佛聲。

舉著一理，一切理皆然；見一事，見一切事；見一心，見一切心；見一道，見一切道，一切處無不是道；見一塵，十方世界山河大地皆然；見一滴水，即見十方世界一切性水。

舉一個理，一切的理都是如此；看見一事，如同看到一切事；見到一心，如同見到一切心；見到一道，如同見到一切道，一切處沒有不是道；見到一微塵，十方世界山河大地都是一樣；看到一滴水，就如同看到十方世界一切性的水。

又見一切法，即見一切心，一切法本空，心即不無，不無即妙有，有亦不有，不有即有，即真空妙有。即若如是，十方世界，不出我之一心，一切

有看到一切法，即是看到一切心，一切法本來是空，心也就是沒有，沒有就是妙有，有也是沒有，沒有就是有，就是真空妙有。也就是如

微塵國土，不出我之一念。

若然，說什麼內之與外？如蜜性甜，一切蜜皆然，不可道這箇蜜甜，餘底苦也。何處有與麼事？所以道：「虛空無內外，法性自爾；虛中無中間，法性自爾。」故眾生即佛、佛即眾生。眾生與佛，元同一體；生死涅槃、有為無為，元同一體；世間出世間，乃至六道四生、山河大地、有性無性，亦同一體。

此，所以十方世界，不超出我這個心，一切的微塵國土，脫不出我這一心念。

如果是這樣，還說有什麼內與外的分別呢？有如蜂蜜本質是甜的，一切蜂蜜都是這樣，不可以說這個蜂蜜是甜的，其他的都是苦的，哪裡有這種事情呢？所以說：「虛空沒有內外的分別，法性自然是如此；虛空沒有中間，法性自然也是如此。」所以眾生即是佛，佛即是眾生。眾生與佛，元本都是同一體；

言同者，名相亦空，有亦空，無亦空，盡恆沙世界，元是一空，既若如此，何處有佛度眾生？何處有眾生受佛度？何故如此？萬法之性自爾故。若作自然見，即落自然外道；若作無我、無我所見，墮在三賢十聖位中。

【註】一、自然外道：主張萬物非依因緣而係自然所生者。

生死涅槃、有為無為的現象，元本都是同一體；在世間出世間，乃至於在六道四生，以及山河大地、有性的無性的，也都是同一本體。

所說的「同」，是指名相都是空的，有也空，無也空，所有恆河沙數的世界，元本都是空的，既然是這樣，那還有何處有佛可度眾生？還有何處有眾生被佛所度呢？為何是這樣呢？萬法的本性自然是如此的緣故。如果作自然的見解，就是

二、我見：執著我實有之妄見。

三、我所見：妄執五蘊之法為我所有，稱為我所見。

汝如今云何將一尺一寸，便擬量度虛空？他分明向汝道「法法不相到」，法自寂故。當處自住，當處自真。以身空故名法空，以心空故名性空，身心總空，故名法性空，乃至千途異說，皆不離你之本心。

落入自然外道；如果作無我、無我所的見解，就墮入在三賢十聖位之中。

你現在為何將一尺一寸，便用來量度這虛空呢？他分明向你說：「法法互不相干。」法本自寂靜的緣故。當下處自然存在，當下處自然真實。因身是空的緣故，所以稱名法空，因心空的緣故，所以稱名性空，身心都是空的，所以稱名法性空，以至於千千萬萬不同的說法，都離不開你的本心。

如今說菩提、涅槃、真如、佛性、二乘菩薩者，皆指葉為黃金，拳掌之說，若也展手之時，一切大眾若天若人，皆見掌中都無一物，所以道「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

【註】一、菩提：乃斷絕世間煩惱而成就涅槃的智慧。
二、涅槃：燃燒煩惱之火滅盡，完成菩提的境地，此乃超越生死的悟境，為佛教實踐的終極目的。
三、真如：遍布於宇宙中真實的本體，為一切萬有的根源。

如今所說的菩提、涅槃、真如、佛性、二乘菩薩等名詞，都是指黃葉為黃金，握掌為拳的說法，如果將拳展開之時，一切的大眾有如天道、人道，都看到手掌中沒有一件東西，所以惠能大師說：「本來就無一物，何處去惹塵埃呢！」

本既無物，三際本無所有，故學道人，單刀直入，須見這箇意始得。故達摩大師從西天來至此土，經多少國土，祇覓得可大師一人，密傳心印，印你本心。以心印法，以法印心，心既如此，法亦如此。

本來既然無物，過去、現在、未來等三際本來就沒有，所以學道的人，要單刀直入，不受牽扯，必須會見這個真意才是得到。因此達摩大師從西天來到東土，經過多少的國家，只有找到慧可大師一個人，秘密傳授心印，印證你的本心。以心來印證法，以法來印證心，心既是如此，法也是如此。

同真際、等法性，法性空中，誰是授記人？誰是成佛人？誰是得法人？他

同是在真理法際，同具平等法性，在法性本空之中，有誰是授記人

分明向你道：菩提者，不可以身得，身無相故；不可以心得，心無相故；不可以性得，性即便是本源自性天真佛故。

呢？有誰是成佛人呢？他明白地向你說：「所謂的菩提，就是不可以身獲得，因此身無相的緣故；不可以心獲得，因此心無相的緣故；不可以性獲得，因本性就是本源自性天真佛的緣故。」

不可以佛更得佛，不可以無相更得無相，不可以空更得空，不可以道更得道。本無所得，無得亦不可得，所以道「無一法可得」。祇教你了取本心，當下了時，不得了相，無了無不了相，亦不可得。

不可以佛更要得到佛，不可以無相更要得到無相，不可以空更要得到空，不可以道更要得到道。本來就無所得，本來無得也不可獲得，所以說：「沒有一法可以獲得。」只是教導你了解取得本心，當下了悟

如此之法，得者即得，得者不自覺知，不得者亦不自覺知。如此之法，從上已來，有幾人得知？所以道：天下忘己者有幾人？如今於一機一境、一經一教、一世一時、一名一字，六根門前領得，與機關木人何別？

【註】一、機關木人：比喻五蘊的虛假。木人，即傀儡。人的身心係由五蘊假和合而形成，無有自性，猶如傀儡，故以機關木人喻之。

時，不得有了悟的相，沒有了悟、不了悟的相，這些也都不可獲得。

如此的法門，得到的人即使得到，得到的人自己不能覺知，沒得到的人自己也不覺知。這個法門，從以前到如今，到底有幾個人知道呢？所以說：「天下能夠忘己的，到底有幾個人呢？」現在對於一機、一境、一經、一教、一世、一時、一名、一字，在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前能領會的，與被操縱機關的木頭人，有何區別呢？

忽有一人出來，不於一名一相上作解者，我說此人，盡十方世界，覓這箇人不可得，以無第二人故。繼於祖位，亦云釋種，無雜純一。故言：「王若成佛時，王子亦隨出家。」此意大難知，衹教你莫覓，覓便失卻。

忽然有一個人出來，不在任何一個名相上作解釋的，我說這個人，遍找整個十方法界，也找不到這種人，因為沒有第二個人的緣故。繼承祖位，也稱為釋種，是純一而不複雜，所以說：「國王如果成佛的時候，王子也隨著出家。」這個意境很難知道，只是教你不要向外尋找，尋找就失去了。

如癡人山上叫一聲，響從谷出，便走下山趁，及尋覓不得，又叫一聲，山

有如愚癡的人，上山大叫一聲，回響的聲音從山谷中出來，就走下來

上響又應，亦走上山上趁。如是千生萬劫，祇是尋聲逐響人、虛生浪死漢。汝若無聲，即無響。涅槃者，無聞無知無聲，絕跡絕蹤。若得如是，稍與祖師鄰房也。

問：如王庫藏內，都無如是刀，伏願誨示。

山谷追尋，在找不到時，又叫了一聲，山上又有聲音響應，又走上山上去追尋。如此的情況，雖經過千生萬劫，仍然只是一個追逐聲響的人，成為虛度生命的生死流浪漢。你如果不發聲，就沒有響應。所謂的「涅槃」，就是無聞、無知、無聲，棄絕蹤跡。如果能獲得如是的境界，稍微可與祖師當鄰居了。

問：在國王的庫藏內，都沒有如是的刀，伏請為我教誨開示。

師云：王庫藏者，即虛空性也，能攝十方虛空世界，皆總不出你心，亦謂之虛空藏菩薩。你若道「是有是無，非有非無」，總成羊角。羊角者，即你求覓者也。

禪師說：所謂的「王庫藏」，就是指虛空性，能攝取十方的虛空世界，這些都不會超出你的心，也稱為「虛空藏菩薩」。你如果說：「是有或是無，非有或非無。」都成為羊角。所謂的「羊角」，就是你所要尋求的東西。

問：王庫藏中有真刀否？

問：國王的庫藏中，有真刀嗎？

師云：此亦是羊角。

禪師說：這也是羊角。

云：若王庫藏中本無真刀，何故云王子持王庫中真刀出至異國？何獨言無？

師云：持刀出者，此喻如來使者，你若言王子持王庫中真刀出去者，庫中應空去也。本源虛空性，不可被異人將去，是什麼語？設你有者，皆名羊角。

問：如果國王的庫藏中沒有真刀，為何說王子拿了王庫中的真刀出來，到他國去了呢？為何禪師只有你說沒有呢？

禪師說：所謂的「持刀出」，是比喻如來的使者。你如果說王子拿王庫中的真刀出去了，王庫中應該是淨空了。本源本來就是虛空，不可能被他人拿去，這話是什麼意思呢？如果你擁有，都名叫羊角。

問：迦葉受佛心印，得為傳語人否？

師云：是。

云：若是傳語人，應不離得羊角。

師云：迦葉自領得本心，所以不是羊角；若以領得如來心、見如來意、見如來色相者，即屬如來使，為傳語人。所以阿難為侍者二十年，但見如來色相，所以被佛訶云：唯觀救世

問：迦葉承受佛陀的心印，可以成為傳話人嗎？

禪師說：是的。

問：如果是傳話人，應該沒有離開羊角。

禪師說：迦葉自己領會證得本心，所以不是羊角。如果已經證得如來心，見到如來意，看到如來色相的人，就是屬於如來的使者，可以當傳話人。所以阿難當佛陀的侍者

者，不能離得羊角。

問：文殊執劍於瞿曇前者如何？

【註】一、文殊：即文殊師利菩薩，或稱文殊師利法王子，乃過去久遠劫有龍種上如來，於南方平等世界，成無上正等覺，壽四百四十萬歲而入涅槃，彼佛即今之文殊師利法王子。

二、瞿曇：為印度剎帝利種中之一姓，瞿曇仙人之苗裔，即釋尊所屬之本姓。此指佛陀。

二十年，只看到如來的色相，所以佛陀訶責說：「你只看到救世者的色相，還是不能離開羊角。」

問：文殊菩薩在瞿曇前手執利劍，是如何呢？

師云：五百菩薩得宿命智，見過去生業障。五百者，即你五陰身是。以見此夙命障故，求佛求菩薩涅槃。所以文殊將智解劍，害此有見佛心故，故言你善害。

【註】一、宿命智：明白了知我及眾生一生乃至百千萬億生之相狀的智慧。

禪師說：五百菩薩證得宿命智，看到過去世的業障。所謂的「五百」，就是你的五陰身。由於看到這過去世宿命障礙的緣故，所以要追求佛菩薩，成就涅槃。因此文殊菩薩將智慧解釋為利劍，障害能見佛心的緣故，所以說你善於害自己。

云：何者是劍？

問：什麼是劍？

師云：解心是劍。

禪師說：能解脫心縛的就是劍。

云：解心即是劍，斷此有見佛心，祇如能斷見心，何能除得？

問：解脫心縛是劍，斬斷這能見佛的心，這樣只能夠斷此見心而已，怎麼能夠除掉呢？

師云：還將你無分別智，斷此有見分別心。

禪師說：還要拿出你的無分別智，來斷除這可見的分別心。

【註】一、無分別智：又作無分別心，指捨離主觀、客觀之相，而達平等之真實智慧。

云：如作有見有求佛心，將無分別智劍斷，爭奈有智劍在何？

問：如果當作有見、有求於佛心，將以無分別智的利劍來斬斷，那這有智慧的利劍在何處呢？

師云：若無分別智，害有見無見，無分別智亦不可得。

禪師說：如果有了無分別智，就破除了有見與無見，這無分別智的相，也是不可以獲得的。

云：不可以智更斷智，不可以劍更斷劍。

說：不可以絕對智，更去斷滅絕對智；不可以此劍，更來擊斷此劍。

師云：劍自害劍，劍劍相害，即劍亦不可得；智自害智，智智相害，即智亦不可得。母子俱喪，亦復如是。

禪師說：劍自害自劍，自劍互相斷害，這支劍也不可得；自智害自智，自智互相傷害，這智也不可得。母子的名相都不存在了，也就是這個意思。

問：如何是見性？

師云：性即是見，見即是性，不可以性更見性；聞即是性，不可以性更聞性。祇你作性見、能聞能見性，便有一異法生。他分明道「所可見者，不可更見」，你云何頭上更著頭？

【註】一、頭上著頭：又稱頭上安頭，比喻事之重複多遍而無必要。

問：什麼叫做見性？

禪師說：性就是你所見到的實相，你見到的實相就是性，不可以拿自性又看自性；所聽聞的就是你的性，不可以自性來聽聞自性。只是因為你把他當作見性，所以才有能聞能見本性，於是有一種不同的法產生。他明白地說：「所可見到的，不可更自見到。」你為何要在頭上又加一個頭呢？

他分明道：「如盤中散珠，大者大圓，小者小圓，各各不相知，各各不相礙。」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所以四生六道未有不如時。且眾生不見佛，佛不見眾生；四果不見四向，四向不見四果；三賢十聖不見等妙二覺，等妙二覺不見三賢十聖，乃至水不見火，火不見水；地不見風，風不見地；眾生不入法界，佛不出法界；所以法性無去來，無能所見。

【註】一、四向四果：小乘佛教聲聞修道的階位。（一）預流，音譯須陀洹，分預流

他明白地說：「有如盤中分散的珠子，大珠大圓，小珠小圓，各各互不相知曉，各各互不相障礙。」生起時不說是我生起，消滅時不說是我消滅，所以四生六道的運作，沒有不依時的。而且眾生不能見佛，佛不能見眾生；阿羅漢四果不能見阿羅漢四向，阿羅漢四向不能見阿羅漢四果；三賢十聖不能見等妙二覺，等妙二覺不能見三賢十聖；乃至於水不能見火，火不能見水；地

向、預流果。（二）一來，音譯斯陀含，分一流向、一流果。（三）不還，音譯為阿那含，分不還向、不還果。（四）阿羅漢，分阿羅漢向、阿羅漢果。

二、等妙二覺：等覺，謂菩薩修至極位之稱，與佛相等。妙覺，指覺行圓滿的究竟佛果，亦即佛果的別稱。

三、法界：指意識所緣對象的所有事物。

四、法性：諸法的真實體性。

五、能所：某一個動作的主體為能，其動作的客體（對象）為所。

既如此，因什麼道我見我聞，於善知識處得契悟，善知識與我說法，諸佛出世與眾生說法？迦旃延祇為以生滅心傳實相法，被淨名呵責，分明道：

不能見風，風不能見地；眾生不進入法界，佛不出離法界；所以法界沒有去也沒有來，沒有能所可看。

既然是這樣，為什麼還說我見、我聞，在善知識處能得到契悟，善知識給我說法，諸佛出世間給眾生說法呢？迦旃延只因為以生妙心去傳

「一切法本來無縛，何用解他？本來不染，何用淨他？」

【註】一、善知識：指正直有德行，能教導正道的人。

二、迦旃延：佛陀十大弟子之一，有「論議第一」之稱。

三、淨名：即維摩詰，為佛陀的在家弟子。

故云：實相如是，豈可說乎？汝今秖成是非心、染淨心，學得一知一解，遶天下行，見人便擬定當取，誰有心眼，誰彊誰弱，若也如此，天地懸殊，更說什麼見性？

實相法，被維摩詰居士呵責，清楚地說：「一切法本來就無繫縛，何必還要解開呢？本來不污染，何必再清淨他呢？」

所以說：實相就是如此，怎麼可以言說呢？你如今只成就了是非心、染淨心，學得了一些知解，就環遶天下奔走，看到人就認為應該取得，誰具有心眼，誰比較強，誰比

問：既言性即見、見即性，祇如性自無障礙、無劑限，云何隔物即不見？又於虛空中，近即見，遠即不見者，如何？

師云：此是你妄生異見。若言隔物不見，無物言見，便謂性有隔礙者，全無交涉。性且非見非不見，法亦非見非不見。若見性人，何處不是我之本

較弱。如果也只是如此，實有天地的懸殊差別，還更說什麼見性呢？

問：既然說性就是見，見就是性，只是如果性本自沒有障礙、沒有止限，為何隔物就看不見了呢？又在虛空中，近距離就看得見，遠距離就看不見，為什麼呢？

禪師說：這是你的妄念所生的異見。如果說隔物就看不見，沒有隔物就看得見，便說本性有隔礙的，這和本性都不相干的。本性尚且不

性？所以六道四生，山河大地，總是我之性淨明體，故云：「見色便是心，色心不異故。」

是見與不見的對立，法也不是見與不見的對立。如果是見性的人，何處不是我的本性呢？所以六道四生，以及山河大地，都是我的本性清淨光明的本體，因此說：「看到色法就是看到心，色心本沒有差別的緣故。」

祇為取相作見聞覺知，去卻前物始擬得見者，即墮二乘人中，依通見解也。虛空中，近則見，遠則不見，此是外道中收。分明道「非內亦非外，非近亦非遠」，近而不可見者，萬物

只是因為執取色相以為見聞覺知，除去眼前的障礙物，才認為看得見，即是墮入聲聞、緣覺的二乘人之中，依據一般人來的見解。在虛空當中，近距離可見遠距離就不

之性也，近尚不可見，更道遠而不可見，有什麼意旨？

【註】一、見聞覺知：乃心意識接觸外境的總稱。

二、外道：真理以外的邪法。

問：學人不會，和尚如何指示？

師云：我無一物，從來不將一物與人。你無始已來，祇為被人指示，覓契覓會，此可不是弟子與師俱陷王

見，這就是外道人的見解。本性明白地告訴你：「不是內也不是外，不是近也不是遠。」近距離也看不到的，是萬物的本性。近距離尚且看不到，更何況說遠距離看不到，這有什麼意義呢？

問：我實在不知道，請和尚指明示導如何？

禪師說：我的本性沒有任何一件東西，從來不將東西給人。你從無始以來，只是因為被人指示，向外去

難？你但知：一念不受，即是無受身；一念不想，即是無想身；決定不遷流造作，即是無行身；莫思量卜度分別，即是無識身。

【註】一、王難：本指佛教遭受國王或異教徒的破害。此引伸為本性沉淪。

尋找契合融會，那這不就是學生與老師的本性都沉淪了嗎？你只要知道：一念不攝受，就是無受身；一念不思想，就是無想身；決意不跟外境遷流造作，就是無行身；不要去思量測度起分別心，就是無識身。

你如今纔別起一念，即入十二因緣，無明緣行，亦因亦果，乃至老死，亦因亦果。故善財童子一百一十處，求善知識，祇向十二因緣中求，最後見彌勒，彌勒卻指見文殊。文殊者，即

你現在剛起一念的分別，隨即墮入十二因緣，無明引起行，也是因也是果，乃至於老死，也是因也是果。所以善財童子行五十三參，走了一百一十處地方，求取善知識，

汝本地無明。

【註】一、十二因緣：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死。

二、善財童子：為華嚴經入法界品中之求道菩薩，曾南行參訪五十三位善知識，遇普賢菩薩而成就佛道。

三、彌勒：意譯慈氏，出生於婆羅門家庭，後為佛弟子，先佛入滅，以菩薩身為天人說法，住於兜率天。由於初發心即不食肉，以此因緣而名為慈氏。

這只是在十二因緣中求取，最後見到彌勒菩薩，彌勒卻指示他去見文殊。所謂的「文殊」，就是要破除你的本處無明。

若心心別異，向外求善知識者，一念纔生即滅，纔滅又生。所以汝等比丘，亦生、亦老、亦病、亦死，酬因答果已來，即五聚之生滅。五聚者，

如果心心都有差別，向外去追求善知識的人，一念才生起又消滅，才消滅又生起。所以你們眾比丘，也生、也老、也病、也死，因果聚

五陰也。一念不起，即十八界空，即身便是菩提華果，即心便是靈智，亦云靈臺。若有所住著，即身為死屍，亦云守死屍鬼。

【註】一、比丘：指出家得度，受具足戒的男子。

二、酬因答果：酬報因行功德而感得果報。

三、十八界：即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及其所對之色、聲、香、味、觸、法等六塵，以及感緣對境所生之眼、耳、鼻、舌、身、意等六識，合為十八界。

合在一起，就是五聚的生滅。所謂的「五聚」，就是色受想行識等五陰。一念不生起，就是十八界淨空，這身就是菩提華果，此心就是靈智，也稱為靈臺。如果有所執著，這身就是死屍，也稱為守死屍鬼。

問：淨名默然，文殊讚歎云「是真入不二法門」，如何？

【註】一、不二法門：指示超越相對、差別之一切絕對、平等真理的教法。

師云：不二法門，即你本心也。說與不說，即有起滅，無言說時，無所顯示，故文殊讚歎。

云：淨名不說，聲有斷滅否？

問：維摩詰靜默，文殊菩薩讚歎說：「是真正進入不二法門。」如何說呢？

禪師說：不二法門就是你的本心。說話與不說話，就有了生滅，沒有言說時，沒有處所可以顯示，所以文殊菩薩讚歎。

問：維摩詰不說話，聲音有斷滅嗎？

師云：語即默，默即語，語默不二，故云聲之實性，亦無斷滅，文殊本聞，亦無斷滅。所以如來常說，未曾有不說時，如來說即是法，法即是說，法說不二故。乃至報化二身、菩薩聲聞、山河大地、水鳥樹林，一時說法。所以，語亦說，默亦說，終日說而未嘗說。既若如是，但以默為本。

禪師說：說話就是沉默，沉默就是說話，說話沉默沒有兩樣，都是本性的作用，所以說聲音的實性，也沒有斷滅。文殊菩薩本性的真聞，也沒有斷滅。所以如來經常說法，不曾有不說法的時候。如來所說的即是法，法就是說，法與說沒有分別的緣故。以至於報身、化身、菩薩、聲聞，山河、大地、水鳥、樹林，都是在顯示本性，時時都在說法。所以說話時是說，不說話時也

是說，整天說話，然而未曾開口說話。既然是如此，但還是以沉默為根本。

問：聲聞人藏形於三界，不能藏於菩提者，如何？

問：聲聞乘的人藏形在三界之中，卻不能藏於菩提之中，為什麼呢？

師云：形者質也，聲聞人但能斷三界見修，已離煩惱，不能藏於菩提，故還被魔王於菩提中捉得，於林中宴坐，還成微細見菩提心也。菩薩人已於三界菩提，決定不捨不取，不取故，七大中覓他不得；不捨故，外魔

禪師說：所謂「形」，就是質，聲聞乘的人只能斷除三界的見修惑，已經遠離煩惱，還不能藏於菩提之中，所以還會被魔王在菩提中擒捉，在樹林中靜坐，還有微細可見菩提心的成見。菩薩乘的人已經在

亦覓他不得。

【註】一、見修：迷於界內事、理之見惑與修惑。見惑，是見道時所斷惑；修惑，是修道時所斷滅之惑。

二、魔王：天魔中之王，即欲界第六天之他化自在天主。

三、林中宴坐：據《維摩詰經．弟子品》載，佛大弟子摩訶迦葉在林中宴坐，就是安詳靜心禪坐。

四、七大：即地、水、火、風、空、見、識。

五、外魔：外來的魔障，即天魔。

汝但擬著一法，印子早成也。印著有，即六道四生文出，印即空，即無

三界的菩提中，決意不捨棄也不執取。因不執取的緣故，在七大當中找他不到；因不捨棄的緣故，所以外魔也找不到他。

你只要有意染著一法，印象的執著早就成立了。有了印象的執著，就

相文現。如今但知決定不印一切物，此印為虛空，不一不二，空本不空，印本不有。

【註】一、印子：比喻執著的標識。
二、相文：形相的表徵。

是出現在四生六道的輪迴中。如果印象執著淨空，就沒有形相表文出現了。現在只要知道決意不印著一切事物，這個印象就是虛空，不一也不二，空本來就不空，印象執著本來就沒有。

十方虛空世界，諸佛出世，如見電光一般；觀一切蠢動含靈，如響一般；見十方微塵國土，恰似海中一滴水相似；聞一切甚深法，如幻如化。

【註】一、蠢動含靈：指一切眾生。
二、微塵：色法存在的最小單位。

十方的虛空世界，諸佛出世，有如電光一樣快速；觀察一切蠢動含靈的眾生，有如聲響一樣；看到十方的微塵國土，好像是海中的一滴水一樣；聽聞一切的甚深微妙法，如同幻化一閃即逝。

三、甚深：如來所證之真理實智境界。

心心不異，法法不異，乃至千經萬論，祇為你之一心。若能不取一切相，故言「如是一心中，方便勤莊嚴」。

【註】一、方便：為誘引眾生入於真實法而權設的法門。

問：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如何？

【註】一、歌利王：佛陀於過去世為忍辱仙人時，此王惡逆無道，一日，率宮人出遊，遇忍辱仙人於樹下坐禪，隨侍女見之，捨歌利王而至忍辱仙人處聽法，王見之生惡

心心沒有不同，法法都是一樣，以至於千經萬論，只是你這個心的作用。如果能夠不執取一切形相，所以說：「如是這一個心中，一切都是方便法，可以莊嚴此心。」

問：《金剛經》載：「有如我在往昔，曾被歌利王割截身體。」是什麼意思呢？

心，遂割截仙人之肢體。

師云：仙人者，即是你心；歌利王，好求也；不守王位，謂之貪利。如今學人，不積功累德，見者便擬學，與歌利王何別？如見色時，壞卻仙人眼，聞聲時，壞卻仙人耳；乃至覺知時，亦復如是，喚作節節支解。

【註】一、仙人：指世尊的前世為忍辱仙人。

禪師說：所謂的「仙人」，就是你的心；歌利王，表示喜好追求；不堅守王位，稱為貪圖利益。現在的學道人，不積累功德，看到就想學習，與歌利王有什麼區別呢？如果看到色相時，就傷害了仙人眼，聽聞聲音，就壞了仙人耳；乃至於有覺知的時候，也是如此，叫作節節支解。

云：祇如仙人忍時，不合更有節節支解，不可一心忍，一心不忍也。

說：只因仙人忍辱時，就更不應該有節節支解，總不可能一心可忍，這一心又不可忍。

師云：你作無生見、忍辱解、無求解，總是傷損。

禪師說：你有了無生見、忍辱解、無求解的念頭，都是一種損傷。

云：仙人被割時，還知痛否？

問：仙人被割肉時，還知道痛嗎？

又云：此中無受者，是誰受痛？

又問：其中沒有受痛的人，那是誰在痛呢？

師云：你既不痛，出頭來覓個甚麼？

禪師說：你既然不痛了，還探頭出來尋找什麼呢？

問：然燈佛授記，為在五百歲中、五百歲外？

【註】一、然燈佛：又稱普光佛、錠光佛，為過去世為釋迦菩薩授成道記莂的佛。

二、授記：本指分析教說，或以問答方式解說教理。轉指弟子所證或死後之生處，後專指未來世證果及成佛名號的預言。

問：燃燈佛授記，是在五百歲之中呢？還是在五百歲之外呢？

師云：五百歲中不得授記。所言授記者，你本決定不忘，不失有為，不取菩提，但以了世非世，亦不出五百歲

禪師說：在五百歲當中不得授記。所說的「授記」，你本來決定不忘失，不壞因果的有為法，不執取菩

外，別得授記，亦不於五百歲中得授記。

云：了世三際相，不可得已否？

師云：無一法可得。

云：何故言頻經五百世，前後極時長？

提的無為法，只要能了解時間的生滅，當體即空，也不必出五百歲之外，別得授記，也不在五百歲中，得以授記。

問：了解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三際的實相，是不可獲得的嗎？

禪師說：實在沒有一法可取得。

問：為何還要不斷說要經五百世，前後極長的時間呢？

師云：五百世長遠，當知猶是仙人，故然燈授記時，實無少法可得。

禪師說：五百世是很長遠，應當知道那時他還是仙人，還未能全然放下，所以燃燈佛在授記時，告訴他實在沒有法可得。

問：教中云「銷我億劫顛倒想，不歷僧祇獲法身」者，如何？

【註】一、顛倒想：指眾生之心識為虛妄顛倒，如急流之水，望似恬靜，其實流急，微細而不可見，故識蘊稱為顛倒妄想。

二、僧祇：三阿僧祇劫的簡稱，為菩薩修行成滿，至於佛果，所須經歷的時間。

問：教理中說：「要銷盡我億萬劫以來的顛倒想，不經歷三阿僧祇劫的極長時間可獲法身。」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師云：若以三無數劫修行，有所證得者，盡恆沙劫不得。若於一剎那中獲得法身，直了見性者，猶是三乘教之極談也。何以故？以見法身可獲故，皆屬不了義教中收。

【註】一、三無數劫：即三阿僧祇劫。

二、三乘教：聲聞、緣覺、菩薩等三乘的教法。

三、不了義教：為了順應眾生理解的程度，不直接顯了法義，而漸次以方便教相引導，稱不了義教。

問：見法頓了者，見祖師意否？

禪師說：如果以三阿僧祇無量劫的長時間去修行，能有所證得的，盡恆河沙數劫也不能得到。如果能在一剎那間，證悟獲得法身，直接能了了明見本性的，這總是三乘教中，最極致的說法，為什麼呢？以為所見法身可獲得，這都是屬於不了義教中所收取的境界。

問：見到法即時了悟的人，能見到祖師的真意嗎？

師云：祖師心出虛空外。

云：有限劑否？

師云：有無限劑，此皆數量對待之法。祖師云：且非有限量，非無限量，非非有無限量，以絕待故。你如今學者，未能出得三乘教外，爭喚作禪師？分明向汝道：一等學禪莫取次，妄生異見，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一行、一住、一剎那間，念念不異。若不如是，不免輪迴。

禪師說：祖師的心出於虛空之外。

問：有界限止處嗎？

禪師說：界限止處的有與無，這些都是數量對待的有為法。祖師說：「並非是有限量，也不是無限量，也不是非有無限量，因絕對而不對待的緣故。」你們現在的學道人，不能脫出三乘教之外，怎麼能稱作禪師呢？明明向你說：「一等的學禪，不要執取次等的對待法，

問：佛身無為，不墮諸數，何故佛身舍利八斛四斗？

【註】一、舍利：通常指佛陀的遺骨，稱佛舍利，後指高僧死後焚燒所遺的骨頭。

二、斛：讀胡，量器，五斗為一斛。

師云：你作如是見，祇見假舍利，不見真舍利。

妄生不同的見解。有如人飲水，冷熱自己知道。每一行、一住、剎那之間，念頭都一樣。」如果不是這樣，難免墮入輪迴。

問：佛身已是無為，不墮入諸多數量的對待中，為何佛身還有舍利子八斛四斗的說法？

禪師說：你作這樣的見解，只能看到假舍利，不能看到真舍利。

云：舍利為是本有？為復功勳？

師云：非是本有，亦非功勳。

云：若非本有，又非功勳，何故如來舍利，唯鍊唯精，金骨常存？

師乃呵云：你作如此見解，爭喚作學禪人？你見虛空曾有骨否？諸佛心同

問：舍利是本來就有呢？還是修行所得的功果呢？

禪師說：不是本來就有，也不是功果所得。

問：如果不是本來就有，也不是用功修練所得，為什麼如來佛的舍利，要修鍊精純，使他的金剛舍利永常存在呢？

禪師於是呵責說：你作這樣的見解，怎能稱作學禪的人呢？你看到

太虛，覓什麼骨？

云：如今見有舍利，此是何法？

師云：此從你妄想心生，即見舍利。

云：和尚還有舍利否？請將出來看。

師云：真舍利難見，你但以十指撮盡妙高峰為微塵，即見真舍利。

虛空中曾經有骨嗎？諸佛的心如同虛無的太空，要找什麼骨呢？

問：現在所看到的舍利子，這是什麼說法呢？

禪師說：這是從你的妄想心所生出來，就看到舍利子。

問：和尚還有舍利子嗎？請拿出來看看。

禪師說：真的舍利子難以眼見，你只要以十根指頭，能將妙高的須彌

夫參禪學道，須得一切處不生心。祇論「忘機即佛道隆，分別即魔軍盛」，畢竟無毛頭許少法可得。

問：祖傳法付與何人？

師云：無法與人。

云：云何二祖請師安心？

山撮成微塵，就可看到真舍利。

談到參悟禪理修學佛道，必須要在一切處不生心。只要談論：「忘機就是佛道隆盛，心起分別就是魔軍強盛。」畢竟沒有些許的法可以獲得。

問：祖師傳法，交付給誰呢？

禪師說：沒有法交付給人。

問：為什麼禪宗二祖慧可請達摩祖師安心呢？

師云：你若道有，二祖即合覓得心，覓心不可得故，所以道「與你安心竟」。若有所得，全歸生滅。

禪師說：你如果說是有，慧可二祖應該有找到心，因他找不到心的緣故，所以達摩祖師說：「已經將你的心安好了。」如果有所得，全部歸屬於生滅法。

問：佛窮得無明否？

【註】一、無明：不如實知見，是煩惱的別稱。

問：佛盡得無明嗎？

師云：無明即是一切諸佛得道之處，所以緣起是道場。所見一塵一色，便合無邊理性，舉足下足不離道場。道

禪師說：無明就是所有的佛得道的地方，所以緣起就是道場。所看到的一微塵、一形色，內中都含有無

場者，無所得也。我向你道：祇無所得，名為坐道場。

【註】一、緣起：一切諸法皆因種種條件和合而成立，此理稱為緣起。

二、理性：始終不變之本具理體。

邊的理性，在舉足下足時，都不曾離開道場。所謂的「道場」，就是無所得。我跟你說：「祇有無所得，叫做坐道場。」

云：無明者，為明為暗？

問：所謂的「無明」，是明還是暗？

師云：非明非暗，明暗是代謝之法，無明且不明，亦不暗，不明祇是本明。不明不暗，祇這一句子，亂卻天下人眼。

【註】一、代謝：舊去新來。

禪師說：不是明不是暗，明暗是互為代謝的作用法。無明且是不明，也不是暗，不明的本性是明的。不明不暗，只是這一句話，就攪亂天下人的眼睛。

所以道：「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其無礙慧，出過虛空，無你語論處。」

【註】一、舍利弗：為佛十大弟子之一，意譯大光，有佛弟子中「智慧第一」之稱。

所以說：「假使整個世間，都如同舍利弗，共同盡全力去測度思量，也不能夠測知佛的智慧。他的無障礙智慧，超出了虛空，沒有你談論的地方。」

釋迦量等三千大千世界，忽有一菩薩出來一跨，跨卻三千大千世界，不出普賢一毛孔，你如今把什麼本領擬學他？

【註】一、普賢：在人格上，乃為覺位之菩薩；由理而言，則象徵理、定、行，為諸佛之

釋迦佛的證量等同三千大千世界，忽然有一位菩薩出來，一跨步就跨過三千大千世界，卻不能跨出普賢菩薩的一毛孔，你現在是要拿什麼本領來學他呢？

本源，亦為一切諸佛之體性，若入果位，稱為性海。

云：既是學不得，為什麼道「歸源性無二，方便有多門」，如之何？

師云：歸源性無二者，無明實性，即諸佛性。方便有多門者，聲聞人見無明生、見無明滅；緣覺人但見無明滅，不見無明生，念念證寂滅；諸佛見眾生，終日生而無生，終日滅而無滅，無生無滅，即大乘果，所以道

問：既然是學不得，為什麼說：「歸源的本性都是相同的，方便法門卻有很多。」這要如何說呢？

禪師說：所謂歸源的本性無二的意思，就是無明的實性，即是諸佛的本性。所謂方便法門有多種的意思，聲聞乘的人看到無明生起，無明消滅；緣覺乘的人只見無明消滅，不見無明生起，每個心念都要

「果滿菩提圓，華開世界起」。

【註】一、寂滅：指度脫生死，進入寂靜無為的境界。

二、無生無滅：諸法的實體無有生滅之相。

舉足即佛，下足即眾生。諸佛兩足尊者，即理足、事足、眾生足、生死足、一切等足，足故不求。是你如今念念學佛，即嫌著眾生，若嫌著眾生，即是謗他十方諸佛。

證悟寂滅；諸佛看到眾生，終日生而不知生，終日滅而不知滅，無生無滅，就是大乘的證果，所以說：「成果滿菩提就圓，花開世界就生起。」

舉足就是佛，下足就是眾生。諸佛的兩足尊，就是理滿足、事滿足、眾生滿足、生死滿足，一切等都俱滿足，因滿足就不必外求。是你現在念念要學佛，就嫌棄眾生，如果嫌棄眾生，就是毀謗其他十方的諸佛。

所以佛出世來，執除糞器，蠲除戲論之糞，祇教你除卻，從來學心見心，除得盡，即不墮戲論，亦云搬糞出。祇教你不生心，心若不生，自然成大智者。決定不分別佛與眾生，一切盡不分別，始得入我曹溪門下。

【註】一、蠲：讀捐，免除。

二、戲論：錯誤而無意義的言論。

三、曹溪門：曹溪位於韶州（今廣東曲江縣東南）之河，因流經曹侯塚的緣故，又稱曹侯溪，後在曹溪口建寶林寺。六祖惠能從弘忍得法後，從印宗剃髮受具足戒而歸寶林寺，大弘法化，人稱曹溪法門。

所以佛來世間出世，拿著除糞器，是要清除戲謔妄論的糞，只是教導你除去，從以前來就是要學習見本心，除得淨盡，就不會墮入戲論，也就是把戲論的糞穢搬出。只是教你不要生心念，心念如果不生，自然成就大智慧者。決定不要去分別佛與眾生，所有的一切都不起分別，才能進入我曹溪的法門下。

故自古先聖云「少行我法門」，所以「無行」為我法門，祇是一心門。一切人到這裡盡不敢入，不道全無，祇是少人得，得者即是佛。珍重！

【註】一、法門：佛法、教法。佛所說而為世之準則者稱法；此法既為眾聖入道之通處，復為如來聖者遊履之處，故稱門。

二、無行：不執著於外在的行相。

三、心門：出入心的門戶。

自古先聖說：「很少人進入我頓教法門。」所以「無行」是我禪宗頓教的法門，只是這一個心門。所有的人來到此門，都不敢進入，不能說完全沒有，只是很少人獲得，能獲得的就是佛。大家珍重吧！

問：如何得不落階級？

【註】一、階級：指分別心。

問：如何才得以不落階級？

師云：終日喫飯，未曾咬著一粒米；終日行，未曾踏著一片地。與麼時，無人我等相，終日不離一切事，不被諸境惑，方名自在人。念念不見一切相，莫認前後三際，前際無去，今際無住，後際無來，安然端坐，任運不拘，方名解脫。

禪師說：終日吃飯，未曾吃到一粒米；終日行走，未曾踐踏一塊地。在這時，沒有人我的分別相，整天不離開一切的事情，卻不被諸境所迷惑，才可稱為自在人。每個心念不看到一切相，不認前世、今世、來世等前後三際，前際不曾去，今際不曾住，後際未曾來，安然端坐著，任何運作拘束不了他，才名為解脫。

努力！努力！此門中千人萬人，祇得三箇五箇。若不將為事，受殃有日在。故云：「著力今生須了卻，誰能累劫受餘殃。」

努力再努力！在此法門修行的有千人萬人，只有三個、五個人成就。如果不努力去做修行事，一定會有受災殃之日，所以說：「今生努力修行以了道，不要又在累劫受災殃。」

師於唐大中年中終於本山，宣宗敕諡斷際禪師，塔曰廣業。

禪師於唐宣宗大中年中，圓寂於本山，宣宗敕謚「斷際禪師」，塔名廣業。

黃蘗斷際禪師宛陵錄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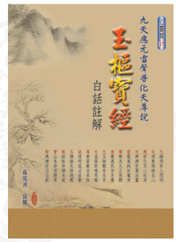
歡喜結緣・請廣為流傳・歡迎參加護持印經



心靈館 29　25K
心靈深呼吸



心靈館 30　32K
耕心隨筆



心靈館 31　25K
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說玉樞寶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34　25K
四聖書白話註解



心靈館 36　25K
大道真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37　50K
心靈雋語千句品賞



心靈館 38　25K
學庸會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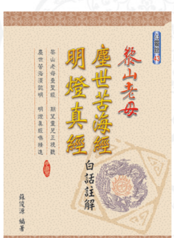
心靈館 39　25K
論語會意卷上



心靈館 40　25K
論語會意卷下



心靈館 41　25K
道德經會意



心靈館 43　25K
黎山老母塵世苦海經明燈真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44　25K
太上洞玄靈寶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45　25K
關聖帝君大解冤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46　25K
達磨四行觀、血脈論、破相論、悟性論、最上乘論 白話註解



心靈館 47　25K
周易會意



心靈館 49　25K
六祖法寶壇經會意



心靈館 50　25K
傳心法要淺解



心靈館 51—55　25K
不朽的故事(一)學佛篇 (二)孔子篇 (三)老子篇 (四)因果篇 (五)孟子篇



心靈館 56—60　25K
不朽的故事(六)莊子篇 (七)佛陀篇 (八)論語篇 (九)文昌篇 (十)神仙篇



心靈館 61　25K
地藏菩薩本願經淺解

聯絡專線：張小姐（02）2226-15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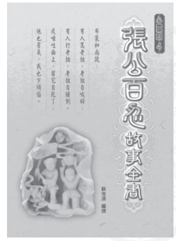
心靈館系列　智慧的書籍可以淨化心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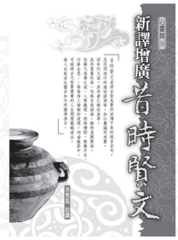
心靈館 1　25K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解析



心靈館 2　25K
清靜經 白話解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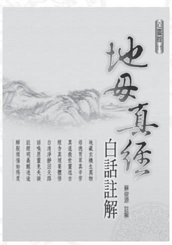
心靈館 4　25K
張公百忍故事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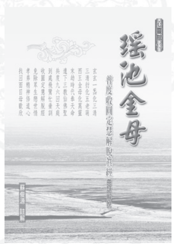
心靈館 9　25K
新譯增廣昔時賢文



心靈館 10　25K
黃帝陰符經探原
附：呂純陽祖師百字碑解說



心靈館 11　25K
地母真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13　25K
瑤池金母普度收圓定慧解脫真經白話解說



心靈館 15　25K
九天玄女救世真經治心消孽真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16　25K
天上聖母經白話解釋



心靈館 17　25K
玉皇心印妙經白話解析



心靈館 18　25K
關聖帝君戒淫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19　25K
人之道



心靈館 20　25K
還鄉直指



心靈館 21　25K
永嘉真覺禪師證道歌白話註解



心靈館 22　25K
心經淺說



心靈館 23　25K
媽祖略傳



心靈館 24　25K
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傳奇



心靈館 26　25K
簡單的生活易經（上）



心靈館 27　25K
簡單的生活易經（中）



心靈館 28　25K
簡單的生活易經（下）

索取方法：
①直接到流通處請書②外地可附回郵信封寄到流通處請書（郵資、運費請來電洽詢。）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傳心法要淺解 / 蘇俊源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多識界圖書文化, 民104.02
面； 公分. -- (心靈館系列 ; 50)
ISBN 978-986-6574-49-8(平裝)

1.禪宗 2.注釋

226.62 104002005

系列名／心靈館系列 50

書 名／傳心法要淺解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www.multiviews.com.tw

編 著 蘇俊源
封面設計 簡文章
排版設計 福美設計工作室 02-22450745

出 版 者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發 行 人 蘇俊源
地 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7號7樓
電 話 886-2-2226-1515
傳 真 886-2-2226-1010
網 址 www.multiviews.com.tw
電子信箱 multiviews@so-net.net.tw
劃撥帳號 19431985
戶 名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初版日期 104年02月2000本

◎非賣品◎歡迎索取．廣為流通（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流通處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7號7樓
電話：02-2226-1515 張小姐

教學網址 蘇俊源先生教學課程影音網
http://www.youtube.com/user/lon1209

尊重版權．歡迎印贈